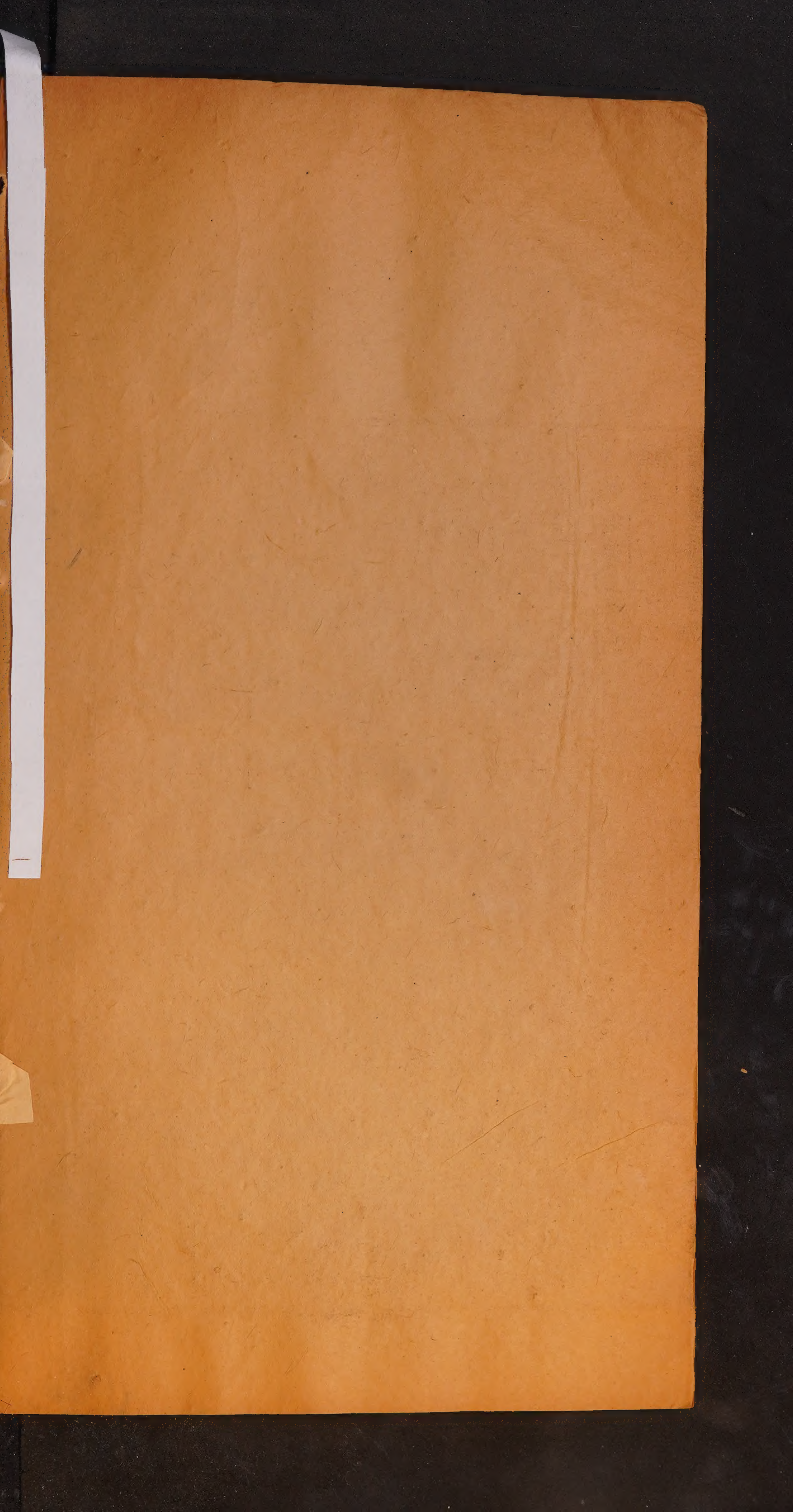

人壽金鑑


LIBRARY
AUG 2 - 1970
UNIVERSITY OF TORONTO



人壽金鑑卷第十五

安東程得齡與九氏輯

四十一歲

遼史曰耶律斡特剌字乙辛少不喜官祿年四十一補本班郎君

明史曰章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會試第一成進士改庶吉士三年遷福建僉事平泰寧沙尤賊聽福安民采礦以杜盜源建議番貨互通貿易以裕商民政績甚著滿考入都年止四十一力求致仕吏部尚書尹旻固留之不可旣歸屛跡不入城府奉親之暇專以讀書講學爲事弟子執經者日益進貧無供具惟脫粟菜羹而已四方學士大夫高其風稱爲楓山先生

懶眞子曰陶淵明乙丑生至乙巳賦歸去來是時四十一矣案陶

栗里譜云四十一有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詩十一月有歸去來辭

東坡年譜曰先生四十一在密州作刻秦篆記云熙寧九年丙辰蜀人蘇某來守高密是年中秋歡飲達旦作水調歌頭懷子由及作薄薄酒二章

王心齋先生年譜曰四十一歲是歲春先生在會稽侍陽明公朝夕

白樂天詩曰下有獨立人年來四十一

元稹詩曰五千誠違道四十已中年案注云諸葛亮云揚州萬里潯陽向餘五千僕今年忽已四十一

四十二歲

晉書曰郄超字景興一字嘉賓服闋除散騎常侍不起以爲臨海太守加宣威將軍不拜年四十二

梁溪漫志曰宋次道記趙中令以來未五十而相者六人而自建炎以來尤衆秦忠獻四十二

范公稱過庭錄曰先子自許展省河南及境駐馬少憩村店頃有翁從家出注視先子問曰明公頤容上類丞相非其家子乎曰然翁不語入所居具冠帶出拜先子愕然不受翁曰某有欲言拜訖謂先子曰昔丞相尹洛某年四十二矣平生粗知守分畏法偶以意外爭鬬事至官得杖罪丞相晚坐吏引某褰裳行刑丞相見某容貌循謹膚體素完命至廡前問曰吾察爾非惡人膚體無傷而何爲至此某以情告且致欲自新之意丞相曰爾果能自悔乎某感泣應命既命罰放出非特某得爲完人此鄉化之至今無爭鬬者

名臣記曰彭時字純道江西安福人正統進士與商輅同入内

閣景泰元年乞終繼母喪忤旨去天順元年召見文華殿問曰汝十三年狀元邪對曰臣不才誤蒙抜擢又問汝年幾何對曰犬馬齒四十二帝笑曰善賜酒飯出命下以太常寺少卿復入內閣

卓異記曰王溥自序云自居廊廟凡十一年歷事四朝除太子太保罷相十五年中官榮過分今甲子四十二矣時父祚宿州防禦使母吳國太夫人俱在

庾子山年譜曰江陵陷信仕西魏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大都督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年四十有二

司馬文正公年譜曰四十二歲遷度支員外郎判句院擢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

東坡年譜曰先生四十二在密州就差知河中府已而改知徐

州任棪子由作先生墓誌云自密徙徐與子由相會於澶濮之間相約赴彭城留百餘日宿於逍遥堂子由有兩絶先生和之徐州水患大作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村八月二十一日及徐州城下先生治水有功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以全朝廷降詔獎諭作河復詩

方正學先生年譜曰洪武三十一年戊寅先生年四十二皇太孫即位以太祖遺令必先召方孝孺乃馳驛召爲翰林侍講直文淵閣日侍左右備顧問先生德望素隆一時倚重凡將相大政議輒咨焉

王心齋先生年譜曰先生四十二歲是年春四方學者聚會稽日衆請陽明公築書院城中以居同志多指百姓日用以發明良知之學

魏廓園先生自譜曰萬歷四十四年丙辰四十二歲場前文思蹇澀有曳白之慮入場日遂全不搆思引筆直寫自謂免於曳白而已而汩汩而就燈下補稿頗覺生動乃人情以平日之蹇澀少之即予亦自少也槖中金盡又所攜甚不習且離家久矣試畢即南至東阿聞報中二百九名本房爲等軒商師赴廷試賜同進士出身三甲第十三名觀大理寺政六月選行人司行人意有所不可輒於衆前否否人搖首吐舌之不顧而遂以賈時人之忌矣十二月奉使諭祭衡府商河王以二十一日辭朝

吳季重答魏太子牋曰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若平日之時也

蘇東坡詩曰憶在錢塘正如此回頭四十二年非

又曰我今四十二衰髮不滿梳

元好問濟南雜詩曰四十二年彈指過却疑行處是前生
趙孟頫詩曰自笑平生少宦情龍鍾四十二專城

四十三歲

史記曰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

晉書曰王敦啟王廙為宣遠將軍荊州刺史及帝即位廙奏中

興賦上疏曰臣犬馬之年四十三矣未能上報天施而僣負慶彰恐先朝露塡溝壑令微情不能上達謹竭其顓獻中興賦一篇雖未足以宣揚盛美亦是詩人嗟嘆咏歌之義也

元史曰劉因上書宰相曰因生四十三年未嘗効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

避暑錄話曰在許昌見故老言韓持國爲守每入春常日設十客之具於西湖且以郡事委僚吏即造湖上使吏之湖門有士大夫過即邀之入滿九客而止輒與樂飲終日不問其何人也曾存之常以問公曰無乃有不得已者乎公曰汝少年安知此吾老矣未知復有幾春若待可與飲者而後從吾之爲樂無幾

而春亦不吾待也余時年四十三猶未盡以爲然自今思之乃知其言爲有味也

又曰晁任道自天台來以石橋籐杖二爲贈自言親取於懸崖間柔韌而輕堅如束筋余往自許昌歸得天壇藤杖數十外圓實與此不類而中相若時余年四十三足力尚强以爲好而非所須置之室中不及用悉爲好事者取去今老矣行十許步輒歇每念之不可復致而得任道之惠蓋喜不自勝也

雲煙過眼錄大唐陳尚庭縣尉告天寶三載丞相李林甫韋涉景融名後又稱陳尚庭四十三載桉天寶改年爲載而人之年齒亦以載代爲通也

陶栗里譜曰年四十三有祭程氏妹文

司馬文正公年譜曰四十三歲同判尚書禮部五月有司奏六

月朔日當食公以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因上言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食不滿分乃歷官術數不精當治其罪非所以爲賀也帝從之後遂以爲常

魏廓園先生自譜曰萬歷四十五年丁巳四十三歲正月入青州竣事取道泰山登其巔拜謁孔林二月抵舍輕舟微服意思蕭然女氏歸於曹衿禱不具

東坡年譜曰先生四十三在徐州任適值春旱徐州城東二十里有石潭置虎頭其中可致雷雨作起伏龍行

方正學先生年譜曰建文元年巳卯先生年四十三秋命考文京府得吳中諸生劉政卷喜曰此鳥中孤鳳吾當虛左處之取士二百四十人置政第一靖難後聞先生就戮遂悲憤不食死

益公題跋曰東坡上薛向樞密書時年四十三是日其生朝也

身爲二千石士民當盈庭爲壽不則與家人飲食燕樂乃齋心
呵凍極陳國計其賢于人遠矣

澹園集曰趙子昻自集賢出佐濟南年才四十有三

全唐詩話曰柳子厚年四十三有詔追赴至灞亭有詩云十一
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

白樂天詩曰若爲重入華陽院病鬢愁心四十三

王子俊賀彥澤新得子詩曰西鄰有親曰彥澤天與明珠甚愛
惜今年年方四十三甲庚少似唐元白

唐庚詩曰我年四十三始得幼子蛋

四十四歲

晉書曰李密上疏曰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
六是臣盡節于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得終

養
又曰徐邈東莞姑幕人也姿性端雅勤行勵學博涉多聞以愼密自居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指趣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
陳書曰徐陵致書於僕射楊遵彥曰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賓又杖鄉計彼侯生肩隨而已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金竈之方吾知其訣政恐南陽菊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由可望
舊唐書曰丁公著年四十四喪室以至終身無妓妾聲色之好
宋史曰趙師民字周翰澹靜剛敏舉止凝重幼喪父哀慼不畜婢妾年四十四始婚志尚清遠專以讀書爲事
南部新書曰裴洎入相之年年四十四鬚髮盡白
事文類聚曰黃魯直年四十四入史局

舊聞證誤曰寇忠愍公準景德元年八月自三司拜相時年四十四矣

備遺錄曰周以德字是修以字行洪武間爲霍邱訓導入見高廟問曰汝年幾何對曰年四十四又問曰家居何事曰導人爲善而已

陶華陽譜曰年四十四在句曲築樓高三層身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不娶無子他眷亦不通先斷此根可議他事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聆響爲樂

陶粟里譜曰年四十四有六月遇火詩云奄出四十年

庾子山年譜曰太平元年丙子周閔帝踐阼信封臨清縣子邑五百戶除司水下大夫出爲宏農守賦云讓東海之濱遂餐周粟集中有忝在司水看治渭橋詩王褒集有和庾司水治渭橋

詩宏農有張寺有溫湯集中宏農郡五張寺碑溫湯碑皆是時
作也時年四十有四
司馬文正公年譜曰四十四歲正月劄論上元觀燈非本典禮
正以時和年豐欲百姓同樂去歲諸州多罹水旱鰥寡孤獨流
離道路伏望比之每歲特減游觀之所憫恤下民安養聖神
東坡年譜曰先生四十四在徐州正月巳亥同畢仲孫舒煥八
人游泗之上登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琴先生有記
紫陽年譜曰作中庸章句序時年四十有四
王心齋先生年譜曰先生四十四歲秋八月會講安定書院
全唐詩話曰杜牧之會昌末自齊安移守秋浦時年四十四所
謂使君四十四兩佩左銅魚者也
白樂天詩曰面瘦頭斑四十四遠謫江州為郡吏

又曰已年四十四又爲五品官

王禹偁詩曰吾年四十四結佩呼郡官

石介贈孫先生詩曰先生今年四十四才似皐夔胡爲哉

四十五歲

太平廣記曰齊君房者家於吳自幼苦貧元和初遊錢塘時屬凶年箕斂投人者十不遇一乃求朝飡於天竺至孤山寺西餒甚不能前去因臨流零涕悲歎數聲俄爾有胡僧自西而來亦臨流而坐顧君房笑曰法師諳秀才旅遊滋味否君房曰旅遊滋味即足矣法師之呼亦何謬哉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於洛中同德寺乎君房曰某生四十五歲矣盤桓吳楚間未嘗涉京江又何有洛中之說乎僧曰子應爲飢火所惱不暇憶前事也乃探鉢囊出一大棗如拳曰此吾國所產食之知過去未來事

豈止於前生爾君房餒甚遂請食之食訖甚渴掬泉水飲之忽欠身枕石而寢頃刻乃寤因思講法華經於同德事如昨日焉

聞見前錄曰太學博士姜愚字子發京師人長康節先公一歲從康節學稱門生先公年四十五未娶潞州張仲賓太博字穆之自未第亦從康節子發與二君同白康節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先生年踰四十不娶親老無子恐未足以爲高康節曰貧不能娶非爲高也子發曰某同學生王允修頗樂善有妹甚賢似足以當先生穆之曰先生欲婚則某備聘令子發與王允修言之康節遂娶先夫人後二年伯溫始生

又曰康節云吾少日喜作大字李挺之曰學書妨學道故嘗有詩云憶昔初學大字時學人飲酒與吟詩若非益友推金石四十五歲成一非

西溪叢話曰善福精舍書注建中二年除比部則韋應物年四十五

梁溪漫志曰宋次道記趙中令以來未五十而相者六人而自建炎以來尤衆李丞相伯紀四十五

神仙感遇傳曰驪山老母謂李筌曰汝四十五當有大厄因出丹書符一通貫於杖端令筌跪而吞之

陶栗里譜曰年四十五有九日詩

司馬文正公年譜曰四十五歲春正月公同翰林學士范鎮知貢舉

東坡年譜曰先生四十五謫黃州自京師道出陳州子由自南郡來陳相見三日而別乃正月十四日也至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有次子由韻古詩二首過新息縣有示鄉人任師中一首

任伋字師中眉州人嘗倅黃州卜居新息故先生以詩示之至岐亭訪故人陳慥季常爲留五日賦詩一首而去乃以二月一日至黃州寓居定惠院

王心齋先生年譜曰先生四十五歲會湛甘泉若水呂涇野柟鄒東廓歐南野聚講新泉書院作天理良知說

魏廓園先生自譜曰萬歷四十七年己未四十五歲十一月還朝補考滿會禮部堂印久懸明年始達吏部

元結別王佐卿序曰癸卯歲次山年四十五須浪遊吳中

石林詩話曰韓魏公初鎮定武時年纔四十五德望偉然中外莫不傾屬公亦自以天下爲己任

韓愈詩曰我今年纔四十五後日懸知漸莽鹵

白樂天詩曰行年四十五兩鬢半蒼蒼

羅允升詩曰屈指今年四十五一事無成心獨苦

四十六歲

後漢書曰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初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質字子文著漢職儀又與將作大匠楊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中傷也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邕上書自陳曰臣季父質連見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逮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臣之愚冗職當咎患但前者所對質不及聞前在金商門對事之時質爲下邳相故不聞也而衰老白首橫見引逮隨臣摧沒幷入阬埳誠冤誠痛臣一入牢獄當爲楚毒所迫趣以飲章辭

情何緣復聞（趣音促飲猶隱卻告人姓名無可對問章者令之表也）死期垂至冒死自陳願身當辜戮匃質不幷坐也（匃乞）則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惟陛下加餐爲萬姓自愛

宋史曰吳瑛字德仁蘄春人年四十六即上書請致仕公卿大夫知之者相與出力挽留之不聽皆歎服以爲不可及相率賦詩飲餞於都門遂歸

神仙傳曰許碏曰我天仙也在崑崙就宴失儀見謫年四十六

過庭錄曰忠宣在陳先光祿侍行後圃忠宣問曰八郎爾今幾歲光祿應曰某四十六歲忠宣歎曰爾好福人吾所不若光祿愕然曰大人身爲宰相勳業如此而不若某何也忠宣曰豈謂是哉吾七歲丁楚國憂廿六丁文正憂爾今年四十六而父母兄弟無故未嘗一日離侍側則吾豈若爾也

陶華陽譜曰年四十六蕭都督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迎謁

陶栗里譜曰年四十六有西田穫蚤稻詩

司馬文正公年譜曰四十六歲三月公上言陛下在藩邸事濮王備盡孝道宮中之事濮王委陛下幹之無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當一如濮王然後可視天下之政當一如宮中之事然後可

東坡年譜曰先生年四十六在黃州寓居臨皐亭正月往岐亭訪陳季常路獲一鑑周尺有二寸有鑑銘曰元豐四年正月余自齊安往岐亭泛舟而還過古黃州獲一鑑周尺有二寸是年先生請故營地之東名之以東坡考東坡八首序云余至黃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予乏食於郡請故營地使躬耕其中今以東坡圖考之辛酉方營東坡次年壬戌始築雪堂故贈

孔毅甫詩云去年東坡拾瓦礫今年刈草葢雪堂是也

魏廓園先生自譜云萬歴四十八年即泰昌元年庚申四十六歲還時行人尚階八品具疏移贈尋奉使岷藩掌喪岷固楚之南境黔越隣壤冒雨中跋涉萬山事竣以六月十有七日登衡山絕頂蒙雨而上至頂開霽少頃復雨信宿而下道江右訪南皐先生於吉水

元結別王佐卿序曰癸卯歲京兆王契佐卿年四十六

放翁集曰余年四十六入峽

中州集曰酈權安陽除夕詩曰殊方節物老堪驚病怯諸鄰爆竹聲梨栗異時鄉國夢琴書此夕故人情眼看歴日悲存歿淚濺屠蘇異弟昆白髮明朝四十七又隨春草一番新

全唐詩話曰杜荀鶴擢第年四十六矣

白樂天詩曰四十六時三月盡送春爭得不殷勤

又曰我昔三十六寫貌在丹青我今四十六衰顇卧江城

四十七歲

晉書曰戴洋往尋陽時劉允鎭尋陽允問洋曰我病當差不洋曰不憂使君不差憂使君今年有大厄使君年四十七行年入庚寅年與命幷必凶當忌十二月二十二日庚寅勿見客

南史曰袁昂字千里雍州刺史顗之子也遷吏部尚書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爲黑頭尚書我用卿爲白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於兹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爲晚達帝曰士固不妄有名

明史曰張璁字秉用永嘉人舉於鄉七試不第將謁選御史蕭鳴鳳善星術語之曰從此三載成進士又三載當驟貴璁乃歸

正德十六年登第年四十七矣

太平廣記曰復州清溪山煥麗無比袁相公滋未達時復郢間居止有道者五六人注視袁公相謂曰此人大似西峰坐禪和尚良久云直是屈指數此僧亡來四十七年矣問袁公之歲正四十七相顧撫掌曰須求官職福祿至矣案與宋沈作喆寓簡引逸史同

又曰高平曹宗之任廣州年四十七

聞見前錄曰伯溫始生故康節有詩云我今行年四十七生男方始爲人父鞠育教誨誠在我壽夭賢愚繫於汝我若壽命七十歲眼前見汝二十五我欲願汝爲大賢未知天意肯從否

浦陽人物記曰倪朴好使氣與人多不合年四十七尚未娶當時人亦鮮有知朴者獨永康陳亮敬焉

陶華陽譜曰年四十七梁武帝在西邸與遊

陶栗里譜曰年四十七有祭從弟敬遠文

司馬文正公年譜曰四十七歲公言臣近蒙恩給假自陝州焚黃竊見緣路諸州倉庫錢糧例皆闕絕所不到處料皆如此願聖心從容擘畫使上下豐足

東坡年譜曰先生年四十七在黃州寓臨皐亭就東坡築雪堂自號東坡居士

紫陽年譜曰先生至四十七歲再如婺源

魏廓園先生自譜曰天啟元年辛酉四十七歲三月入都杜門獨坐有來顧者報之不來雖要人不往例候考者於朔望日赴吏部揖堅不往而一時忮予慕予者相半四月初七日考選初十日命下得工科而要人之忮予者以不得遂其忮心大鞅鞅羣忮而黨要人者爭耽耽而伺予矣

甫田集曰趙孟頫臨智永千文當是大德三年爲江浙儒學提舉過會稽時書是時公年四十有七正中年書也

白樂天詩曰鬢髮蒼浪牙齒疎不覺身年四十七

蘇東坡詩曰四十七年眞一夢天涯流落涕橫斜

四十八歲

南史曰褚彥回少時嘗篤病夢人以十著一具與之遂差其一至是年四十八矣歲初便寢疾而太白熒惑相係犯上將彥回慮不起表遜位武帝不許乃改授司空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事如故

北史曰劉晝字孔昭渤海阜城人也少孤貧愛學伏膺無倦常閉戶讀書暑月惟著犢鼻褌求秀才十年不得發憤撰高才不遇傳冀州刺史酈伯偉見之始舉晝時年四十八

明史曰貝瓊字廷琚崇德人性坦率篤志好學年四十八始領鄉薦案錢受之云郡志載有貝瓊無貝闕許中麗光岳英華載貝闕廷臣無貝瓊程慶琉聲文會選則貝闕貝瓊竝列據陶九成輟耕錄載姚文公嫁妓女事云嘉興貝闕有詩今貞貞曲載在清江集中則闕乃瓊之別名非兩人也

西溪叢語曰與元甲子歲五月九日韋應物使還寄諸弟作詩云歲暮兵戈亂京國帛書問道訪存亡乃德宗幸奉天時應物年四十八

史纂左編曰王嚞年四十有八所遇者皆唐純陽子呂仙翁之化身也

南翁夢錄曰交趾太清宮道士名道甚元世祖至元間爲陳太王安南國王也祈嗣拜章畢乃白王曰上帝旣允奏章即命昭文童子降生王宮住四紀巳而後宮有孕果生男兩膊上有文曰昭文童子因以昭文爲號年長其文始消至四十八歲卧病月餘

諸子爲之建醮請減巳壽以延父齡道士拜章起曰上帝覽章笑曰何乃戀俗欲久畱乎然其子孝誠可允再畱一紀病乃痊

司馬文正公年譜曰四十八歲四月上命公編歷代君臣事迹公奏曰紀傳之體文字繁多嘗欲上自戰國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書凡關國家之盛衰生民之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仿左氏春秋傳體爲編年一書爲通志其上下貫穿千餘載固非愚臣所能獨修伏見翁源縣令劉恕將作監主簿趙君錫皆有史學欲望特差二人與臣同修詔從之其後君錫父喪不赴命太常博士劉攽代之

東坡年譜曰先生四十八歲在黃州爲通判孟亨之跋子由君子泉銘又有記承天夜遊云元豐六年十月十二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步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

民亦未睡相與步於中庭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葢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韓愈五箴序曰予生四十有八年髪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揺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作五箴以訟其惡

司馬文正公行狀曰公言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爲内侍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

白樂天詩曰明朝四十九應轉悟前非

四十九歲

舊五代史曰劉守光父仁恭幼多智機數陳力於軍中李全忠之攻易定也别將于宴圍易州累月不能拔仁恭穴地道以陷之軍中號曰劉窟頭稍遷裨校仁恭志大氣豪自言嘗夢大佛

幡出於指端或云年四十九當領旄節此言頗泄案此夢瑣言亦載此

宋史曰米芾卒年四十九案米芾跋晉謝安眞蹟帖云余生年辛卯是芾生於皇祐三年矣寶晉英光集有紹聖二年八月十八日浙江亭觀濤詩注云時年四十五正與辛卯生年相合崇寧四年除禮部員外郎是年歲次乙酉芾年五十有五蔡肇撰墓誌云年五十七卒於淮陽郡齋可證

明史曰曾異撰字弗人晉江人久爲諸生究心經世學所爲詩有奇氣崇禎十二年舉鄉試年四十有九矣

貴耳集曰馬子方作守令幕下黃次山作啟與廟堂不入意自改云方四十九之年買臣自知其將貴當乙巳之歲淵明已賦其歸來固不敢自比於古人欲以此折衷於夫子黃大服

朝野雜記曰史公既勉晦菴先生以君臣之義又俾館職呂伯恭作書勸之先生再辭不許乃止是時年四十有九矣

司馬文正公年譜曰四十九歲參知政事歐陽修薦公德性淳

正學術通明讜言嘉謀著在兩朝自仁宗至和服藥之後羣臣
便以嗣皇爲言五六年間言者雖多未有定議最後光以諫官
極論其事感動主聽仁宗豁然開悟遂決不疑
東坡年譜曰先生年四十九在黃州二月與徐得之參寥子步
自雪堂至乾明寺有師中菴題名又有記定惠寺海棠說四月
乃有量移汝州之命則先生居黃五載矣桉先生長短句滿庭
芳序云四月一日余將自黃移汝留別雪堂鄰里二三君子李
仲覽來書以遺之
魏廓園先生自譜曰天啟三年癸亥四十九歲新正抵里某月
日陞戶科右給事中
司空圖集曰乙巳歲余春秋四十九辭疾拜章將免左掖有重
陽獨登上方詩

廣川書跋曰逸少逮四十九歲辛亥始去會稽

白樂天詩曰四十九年身老日一百五夜月明天

黃滔詩曰非通非介人誰論四十九

蘇東坡詩曰吾年四十九賴此一笑喜

又曰行年四十九還此北窻宿

又曰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

又曰吾年四十九羈旅失幼子幼子眞吾兒眉角生已似

人壽金鑑卷第十五

人壽金鑑卷第十六

安東程得齡與九氏輯

五十歲

國語曰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郤縠可行年五十守學彌篤

史記曰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

漢書曰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嘔歌道中（師古曰嘔讀曰謳音一侯反）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

後漢書曰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除武都郡丞時隴西餘

賊隗茂等畏奮追急乃執其妻子欲以爲質奮年已五十唯有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用命焉

又曰朱穆字公叔南陽宛人也同郡趙康叔盛者隱於武當山清靜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

又曰楊震字伯起宏農華陰人也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

魏志注曰王祥字休徵性至孝祥始出仕年過五十矣

晉書曰潘岳閒居賦序自弱冠涉於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之效也

又曰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永嘉中元帝始以安東將軍鎮揚土命愉爲參軍邦族尋求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爲

丞相掾仍除駙馬都尉參丞相軍事時年已五十矣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

又曰褚裒字季野康獻皇后父也祖䂮有局量以幹用稱嘗爲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䂮曰物各有所施榱椽之材不合以爲藩落也願明府垂察乃捨之家貧辭吏年垂五十鎮南將軍羊祜與䂮有舊言於武帝始被升用官至安東將軍

梁書曰劉霽字士烜平原人也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至萬遍夜因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至當相爲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亡

陳書曰張種字士苗吳郡人也母卒時種年五十而毀瘠過甚

又迫以凶荒未獲時葬服制雖卑而居處飲食恆若在喪

南史曰陸襄字師卿母卒年八十襄年已五十毀頓過禮

隋書曰李孝貞字元操順孫也好學善屬文開皇初遷蒙州刺史吏民安之自此不復留意於文筆人問其故慨然歎曰五十之年倏焉而過鬢垂素髮筋力已衰宦意文情一時盡矣

又曰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也高祖爲丞相遷思道武陽太守非其好也爲孤鴻賦以寄其情曰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爲之賦聊以自慰云

舊唐書曰辛讜太原尹雲京孫也性慷慨重然諾專務賑人之急年五十不求苟進有濟時匡難之志

唐書曰高適字達夫滄洲渤海人年五十始爲詩即工以氣質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布

又曰韓愈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曰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

又曰孟郊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年五十得進士第調溧陽縣尉

又曰韋表微字子明授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翦白冒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

又曰崔元翰名鵬以字行舉進士年五十矣

舊五代史曰趙鳳幽州人也清泰初召還授太保既而病足不能朝謁疾篤自爲著筮卦成投著而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而復窮賤吾年已五十又爲將相豈有遐壽哉

宋史曰趙師民字周翰除齊州推官青州教授更天平軍節度推官年五十來京師近臣張觀宋郊王堯臣龐籍韓琦明鎬列

薦爲國子監直講兼潤冀二王宮教授

又曰晉侍中崧者與李昉同宗同里時人謂崧爲東李家昉爲西李家漢末崧被誅至是其子璨自蘇州常熟縣令赴調昉爲訟其父冤且言周太祖已爲昭雪贈官還其田宅錄璨而官之然璨年幾五十尚淹州縣之職臣昔與之同難豈宜叨遇聖明儻推一視之仁澤及衰微之祚則已往之冤獲申於下而繼絕之恩永光簡冊矣詔受璨著作佐郎

又曰李廸孫孝基字伯始以親須養求監崇福宮判西京國子監凡就閒十年累官光祿卿與父東之同謝事纔年五十士大美之以比二疏

又曰楊繪言老成之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求去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

又曰葛宮弟密亦以進士爲光州推官仕至太常博士天性恬靖年五十忽上章致仕姻黨交止之笑曰俟罪疾老死不已而休官者安得有餘裕哉即退居號草堂逸老

又曰林光朝字謙之興化軍莆田人孝宗隆興元年光朝年五十以進士及第調袁州司戶參軍

又曰劉恕字道源筠州人父渙字凝之爲頴上令以剛直不能事上官棄去家廬山之陽時年五十歐陽修與渙同年進士也高其節作廬山高詩以美之

又曰徐積字仲車楚州淮陰人登進士第元祐初近臣合言積養親以孝著居鄉以廉稱道義文學顯於東南今年過五十以耳疾不能出仕朝廷方詔舉中外學官如積之賢宜在所表乃以揚州司戶參軍爲楚州教授

金史曰張瀶字仲升武清人年五十始娶曾山孫氏亦有賢行夫婦相敬如賓

元史曰劉德奉元人父娶後妻何氏德事之如所生家貧傭工取直寸錢尺帛皆上之四弟並何出德撫愛尤篤年五十未娶稱貸得錢先爲弟求婦諸弟一化其德一門藹然鄉里稱爲劉佛子

通鑑曰辛棄疾祭陳亮文曰行年五十猶一布衣間

淮南子曰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

太平廣記曰唐寧王傅袁嘉祚年五十應制授垣縣縣丞

又曰宋孫道德益州人也年過五十未有子息居近精舍景平中沙門謂道德曰必願有兒當誠心禮誦觀世音經此可冀也道德因歸誦觀世音經少日之中而有夢應婦即有孕產男

聞見後錄曰歐陽公乞致仕表客有面歎其工緻平淡者公曰也不如老蘇秀才有田一廛足以爲養行年五十將復何求蓋蘇明允謝官牋中語公愛之尚不忘耳

南唐近事曰李羽能詩五十方擢第

江南野史曰陳貺處士五十方娶

歸潛志曰史學年五十擢南省魁

古今注曰齊處士泯宣年五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雄雌相隨意動心悲乃作雉朝飛之曲以自傷焉

筆麈曰御史大夫葛端肅公終身不置姬侍年且五十夫人以其老求一姬奉之公固不肯夫人從臾百端不得已一往至則姬直侍卧内略無羞澀公即拂衣而出竟不復往夫人挈至山西往返數年廼召其家還之則猶處子也

崔銑後渠雜識曰韓忠定年五十時喪其閫夫人子輩數以再娶並納妾爲勸言及輒怒云我年已至此復何爲哉卒獨處惟一室雖使婢亦不容入遇冬寒命少孫溫足教其念書作對句雖處極貴自奉甚薄其清心寡慾如此（按韓文字貫道謚忠定）

弇州續稿曰待詔書周召二南詩二王目錄在正德己卯業五十歲而矻矻作老蠹魚不休當是通德里翁張烏巾合作一人前輩用力精勤乃爾眞令人慨羨

宋濂竹溪逸民傳曰逸民年五十益恬泊無所繫私謂其友曰我於世味愈孤將漁於山樵於水矣其友疑其誕逸民曰樵於水志豈在薪漁於山志豈在魚逸民陳姓洞其名

文氏族譜曰文震孟待詔之曾孫年五十始成進士

陶華陽譜曰年五十移居積金澗泉石益奇

陶栗里譜曰五十有雜詩云奈何五十年棄官復來歸

杜工部年譜曰上元二年辛丑公年五十居成都草堂間至蜀州之新津青城

司馬文正公年譜曰五十歲權知審官院迩英進讀資治通鑑三葉畢上更命讀一葉半讀至蘇秦約六國從事上曰蘇秦張儀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公曰秦儀爲縱横之術無益於治臣所以存其事於書者欲見當時風俗專以辯説相高人君委國而聽之此所謂利口覆邦家者也上曰卿進讀每存規諫公曰非敢然也欲陳著述之本意耳上曰朕聞卿進讀終日忘倦

石崇金谷園詩序曰時征東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遂各賦詩以序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凡三十人吴王師議郎關中侯始平武功蘇紹字世嗣

年五十爲首

又歸引序曰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

顔眞卿送辛子序曰醇白之士隴西辛晃五十而勵精益懋

柳宗元處士段宏古墓誌曰段處士宏古讀縱橫書剛峭少合尤濩落不事產人或交之度非義輒去以故年五十不就祿

六一居士梅聖俞詩序曰今年五十猶從辟書人爲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

蘇過小斜川詩引曰辛丑歲正月五日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各賦詩淵明詩云開歲倏五十今歲適在辛丑而予年亦五十葢淵明與予同生於壬子歲也

宋學士集曰趙魏公自大德三年八月改集賢直學士行江浙

等處儒學提舉至七年十月已閱五載而公年亦五十矣

韓愈詩曰行年餘五十出守數已六

杜甫詩曰平生獨往願惆悵年半百

又曰年過半百不稱意明日看雲還杖藜

白樂天詩曰青山舉眼三千里白髮平頭五十人

又曰宦途氣味已諳盡五十不休何日休

又曰莫學爾兄年五十蹉跎始得掌絲綸

又曰五十未全老尚可且歡娱

又曰眼看過半百早晚掃岩扉

又曰吾年五十加朝散

韋莊鑷白詩曰新年過半百猶歎未休兵

杜牧詩曰笑向春風初五十敢言知命且知非

陶栗里譜曰年五十一有與子儼等書

昌黎年譜曰五十一歲薦殷侑

司馬文正公年譜曰五十一歲二月公登對乞一州上不許曰君子小人皆知卿方正呂公著使契丹亦問有司馬光者其人甚方正今爲何官名爲夷狄所知奈何出外

東坡年譜曰先生年五十一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改賜銀緋章除中書舍人

益公題跋曰今觀權邦彦草書杜工部舞劍器行龍蛇飛動得顛張醉素之遺意前輩文武自將不名一善大率類此後題庚戌中元蓋年五十有一辭起復發運使時所書

白樂天詩曰長慶二年秋我年五十一

李俊民錦堂碧落壽席年五十一詩曰年光過席一何忙知命

年來百慮忘

五十二歲

宋書曰劉瑜歷陽人也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又喪母三年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絕聲

宋史曰青城山道人安世通者本西人其父有謀策爲武官數以言干當路不用遂自沈於酒而終世通亦隱居青城山中不出吳曦反乃獻書於成都帥楊輔曰世通在山中忽聞闔外之變不覺大慟世通雖方外人而大人先生亦嘗發以入道之門竊以爲公初得曦檄即當還書誦其家世激以忠義聚官屬軍民素服號痛因而散金發粟鼓集忠義閉劍門檄褒梓興仗義之師以順討逆誰不願從而士大夫皆酒缸飯囊不明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知輕重如此夫君乃父也民乃子也

豈有棄父而拯子之理此非曦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夫之叛也聞古有叛民無叛官今曦叛而士大夫皆縮手以聽命是驅民而爲叛也且曦雖叛猶有所忌未敢建正朔殺士大夫尚以虛文見招亦以攻之與否卜民之從違也今悠悠不決徒爲婦人女子之悲所謂停囚長智吾恐朝廷之失望也凡舉大事者成敗死生皆當付之度外區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有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決不忍汗面戴天同爲叛民也輔有重名蜀中士大夫多勸以舉義者而世通之言尤切至

明史曰繆昌期字當時江陰人爲諸生有盛名舉萬歷四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年五十有二矣

晉中興書曰謝沈字静思何充庾冰並稱沈有史才遷著作郎撰晉書三十餘卷時年五十二

青箱雜記曰今富丞相弼入中書時年五十二

蒙泉雜言曰予年五十有二學書未成不敢以遲鈍自棄

游宦紀聞曰雲南大理府李智夢人語之曰君與省城張輝同科及應試偶見此子尚幼稚再往見其髮漸長後果同登第而智已五十二矣

清河書畫舫曰趙松雪小楷洞玉經後題云大德九年十月八日書校元成宗大德九年歲在乙巳公時年五十二歲

陶栗里譜曰年五十二有下潠田舍穫詩

司馬文正公年譜曰五十二歲帝欲大用公王安石沮之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二月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曰上誠能罷直制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

不敢受命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
東坡年譜曰先生年五十二爲翰林學士復除侍讀有作與國寺六祖畫贊
王心齋先生年譜曰先生五十二歲請賑濟
壯行日譜曰鹿職方氏年方五十有二而鬚鬢皓如與封翁幾若伯仲案職方名善繼號乾岳定興人住江邨
孔融與魏武帝書曰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
益公題跋曰永新左君滈熙巳酉裒然居萬人之上今秋克復舊物而其父母年方五十二者皆近所稀有其盛一也
灊山集曰淵明以正月五日遊斜川時年五十予以正月二日遊曹源菴年五十有二矣案灊山集宋朱翌撰
宋學士集曰太史黃公書李白秋浦詩凡七十首紹聖二年公

年巳五十二
白樂天詩曰二月五日花如雪五十二人頭似霜
又曰老校於君合先退明年半百又加三

五十三歲

後漢書曰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也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巳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因侍中金遷口達至誠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何况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
宋書曰陸徽字休猷吴郡吴人也上表薦士曰伏見廣州別駕從事史朱萬嗣年五十三字少豫理業冲夷秉操純白行稱私

庭能著官政雖氏非世祿官無通資而隨牒南服位極僚首九綜州綱三端府職頻掌蕃機屢績符守年暨知命廉尚愈高氷心與貪流爭激霜性與晚節彌茂歷宰金山家無寶鏤之飾連組珠海室靡瑠珥之珍碻然守志不求聞達實足以澄革汙吏洗鏡貪氓

明史曰孔希學字士行先聖五十六代孫也世居曲阜祖思晦字明道仕元爲教諭有學行仁宗時以思晦襲封衍聖公卒諡文肅子克堅襲克堅字璟夫至正六年中書言衍聖公階止嘉議大夫與爵不稱乃進通奉大夫予銀印十有五年有薦其明習禮樂者徵爲同知太常禮儀院以子希學襲封克堅累遷國子祭酒二十二年克堅謝病還闕里後起集賢學士山東廉訪使皆不赴洪武元年三月徐達下濟寧克堅稱疾遣希學來見

逵送之京師希學奏父病不能行太祖敕諭克堅末言稱疾則
不可會克堅亦來朝遇使者淮安惶恐兼程進見於謹身殿問
以年對曰臣年五十有三曰爾年未邁而病嬰之今不煩爾以
官爾家先聖後子孫不可不學爾子溫厚俾進學克堅頓首謝
即日賜宅一區馬一匹米二十石明日復召見命以訓厲族人
因顧侍臣曰先聖後特優禮之養以祿而不任以事也
澠水燕談錄曰熙寧四年司馬端明不拜樞密副使求判西臺
時年五十三
太平廣記曰張冏藏善相與袁天綱齊名有河東裴某年五十
三爲三衛當夏季番入京至滻水西店買飯同坐有一老人謂
裴曰貴人裴因對曰某今年五十三尚爲三衛豈望官爵老父
奈何謂僕爲貴人老父笑曰君自不知耳從今二十五日得三

品官言畢便別乃張冏藏也

獨醒雜志曰紹興戊辰董體仁年五十三矣秦丞相當國雅器重之援引登朝不十年參知政事

蒙泉雜言曰王右軍書家之聖者也當以天成目之亦至五十三乃稱成書

昌黎年譜曰五十三上疏論佛骨貶潮陽刺史

司馬文正公年譜曰五十三歲九月辛卯大享明堂公以恩加上柱國

東坡年譜曰五十三任翰林學士有和子由元日省宿致齋有白髮蒼顏五十三之句是年省試先生知貢舉開院日有與李方叔詩序云僕與李薦方叔相知久矣僕領貢舉事李不得第媿甚作詩謝之

蘇過送仲豫兄赴官武昌叙曰吾長兄年五十有三不能俯仰於人猶爲州縣吏

五十四歲

宋史光宗紀曰紹熙四年五月巳巳賜禮部進士陳亮以下三百九十六人及第出身進士李僑年五十四調成都司戶參軍自以祿不及養乞一官回贈父母帝甚嘉其志特詔以本官致仕父母皆與初品官封

文獻通考曰禮部侍郎杜德祥奏揀到新及第進士曹松年五十四詔可秘書省正字

淮南子曰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傴僂脊管於頂䏶下迫頤兩脾在上燭營指天（子求楚人也燭營讀曰括撮䏶音歇）匍匐自闚於井曰偉哉造化其以我爲此拘拘耶此其視變化亦同矣

搜神記曰趙明甫名仁美素曉三命能自知官祿壽嘗謂人曰余官不過邑長壽不過六十歲今吾五十四歲矣其不遠也然余有一女未適人此爲急務即請人於屬邑中選有德行學業者配之

澗泉日記曰范醇甫將去講職薦王存等九人可充講讀其言呂希哲也是司空公著之子公著嘗言此子不欺闇室其人經術履行識者皆謂可備勸講今已五十四歲是臣妻兄故臣久不敢稱薦今將去朝廷言之可以無嫌

事文類聚曰黃魯直五十四歲移戎州

合璧事類曰李吉甫年五十節鎮淮南五十四歲復入爲相其子德裕出鎮淮南亦復入相如父之年（案太平廣記李德裕年五十四除揚州）

指月錄曰韓文公問大顛禪師春秋多少師舉起數珠曰會麼

公不會師曰晝夜一百八
陶栗里譜曰年五十四楚調云僶俛六九年
昌黎年譜曰五十四在潮州有一老僧號大顛聰明識道理愈
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
司馬文正公年譜曰五十四歲潞公謂公曰彥博留守北京遣
人入大遼偵事回云見虜主大燕羣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
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以鞭扑之者曰司馬端明邪君實清
名在夷狄如此公愧謝
東坡年譜曰五十四任翰林學士有東太一宮修殿告十神太
一眞君祝文三月內累章請郡除龍圖閣學士知杭州
王心齋先生年譜曰先生五十四歲撫州樂安董燧自金臺來
學留三月一日燧瞑目趺坐先生臨其旁不覺先生撫其背曰

青天白日何自作鬼魅遂醒起豁然

放翁集曰予淳熙戊戌歲自蜀歸時年五十四

五十五歲

宋史選舉志曰高宗建炎初詔下第進士年四十以上六舉經御試八舉經省試五十以上四舉經御試五舉經省試者河北河東陝西特各減一舉元符以前到省兩舉者不限年一舉年五十五已上者諸道轉運使開封府悉以名聞許直赴廷試是秋四方士集行在帝親策於集英殿第爲等賜正奏名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一人進士及第

萍洲可談曰何執中第五微時從人筮窮達其人云公不第五何曰然其人拊掌大笑轉稱奇絶因云公凡遇五即有喜慶何以熙寍一五年鄉薦余中榜第五人及第五十五歲隨龍崇寍五

年作宰相每遷官或生子非五年即五月或五日其驗如此
陶栗里譜曰年五十五王休元爲江州自造不得見遣其故人龎道之等齎酒於半道栗里要之即引酌野亭休元出與相聞極歡終日嘗九日把菊無酒休元餉之有九日閒居詩所謂秋菊滿園時醪靡至
司馬文正公年譜曰五十五歲公於國子監之側得故營地創獨樂園自傷不得與衆同也以當時君子自比伊周孔孟公乃以種竹澆花事自比唐晉間人以救其弊也
東坡年譜曰先生年五十五在杭州任有論西湖狀及論高麗公案
王心齋先生年譜曰先生年五十五歲是歲先生玩大學因悟格物之旨

益公題跋曰此湻熙庚子余記顏也時年五十有五觀者以爲酷似七兄贊之今十五年矣髮白面皺殆如他人所謂君顏老可憎特未知常性依然否如魚飲水冷暖自知

白樂天詩曰今年花前五十五

又曰儻來七十猶强健尚得閒行十五春

五十六歲

金史曰孫即康字安伯中大定十年進士第章宗爲右丞相是時即康爲尚書省令史由是識其人章宗即位累遷戶部員外郎講究鹽法利害語在食貨志除耀州刺史入爲吏部左司郎中上謂宰相曰孫即康向爲省掾言語拙訥今才力大進非向時比也宰臣曰即康年已高幸及早用之問年幾何矣對曰五十六歲上復問其才何如張萬公平章政事守貞對曰即康才

過之上曰視萬公爲通耳由是遷御史中丞

湧幢小品曰賈俊束鹿人爲山東副使年纔五十有六鬚鬢皤然不事修飾清戎御史惡其骯髒因考滿將劾之一日正色問曰賈憲副高壽幾何對曰犬馬之年八十有二矣御史默然既退同僚問曰何故不以實對俊曰渠以我老將劾我虛認幾歲以成袖中彈文之美不亦可乎

陶栗里譜曰年五十六自西廬移南邨有移居詩云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

杜工部年譜曰五十六在夔州西閣立春日詩曰巫峽寒江那對眼杜陵遠客不勝愁

司馬文正公年譜曰五十六歲居於洛三月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四月乃復上疏

東坡年譜曰先生年五十六懷舊別子由詩序云元祐六年予自杭州詔還寓居子由東府數月復出領汝陰時余年五十六矣

全唐詩話曰陳通方登貞元進士第與王播同年播年五十六通方甚少因期集撫播背曰王老奉贈一第言其日暮途遠及第同贈官也播恨之後通方丁家難辛苦萬狀播捷三科爲正郎判鹽鐵通方窮悴求助不甚給之時李虛中爲副使通方以詩求爲汲引云應念路旁憔悴翼昔年喬木幸同遷播不得已薦江西院官

黃山谷書自草李潮八分歌後曰元符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余將至青衣吾宗子舟求余作草撥忙作此殊不工古人云匆匆不暇草端不虛語時涪翁年五十六矣

白樂天詩曰去時十一二今年五十六

陸放翁詩曰五十六翁身百憂年來轉覺此身浮

五十七歲

梁書曰何允字子季點之弟也高祖踐祚詔為特進右光祿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允曰卿但以事見推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得有宦情蚤荷聖王眄識今又蒙旌賁甚願詣闕謝恩但比腰脚大惡此心不遂耳果還以允意奏聞有敕給白衣尚書祿

宋史曰查道字湛然端拱初舉進士高第解褐館陶尉曹彬鎮徐州辟為從事深被禮遇改興元觀察推官寇準薦其才授著作郎性淳厚有犯不校士族搢紳服其履行好學嗜奕棊深信內典平居多茹蔬或止一食默坐終日服玩極於卑儉嘗夢神

人謂曰汝位至正郎壽五十七而享年六十四論者以爲積善所延也

水經注曰李固與弟圄書曰固今年五十七鬢髮巳白所謂容身而遊滿腹而去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嘗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遊其八欲類此子矣

太平廣記曰齊君房至靈隱寺乃翦髮具戒法名鏡空太和元年李玫習業在龍門天竺寺鏡空自香山敬善寺訪之遂聞報應榮枯之說因語玫曰我生五十有七矣僧臘方十二持鉢乞食尚九年在捨世之日佛法其衰乎詰之默言無答乃請筆硯寫數行於經藏北垣而去曰與一沙衰恒沙兎而罝犬而拏牛虎相交亡角牙寶檀終不滅其華

分定錄曰曾公慶歷八年過杭州同僧元達往天竺禮聖像至

路口望見有婦人衣潔獨行而前呼曰上座從曾舍人來耶舍人五十七歲入中書上座其年亦受師號

司馬文正公年譜曰五十七歲帝訪人才之可用者直學士院陳襄薦三十三人以公爲首謂公素有實行忠亮正直博通史學可備顧問安石惡之出知陳州

東坡年譜曰先生年五十七爲鹵簿使尋遷禮部尚書遷端明侍讀學士有讀朱暉傳題文潛語後及作醉翁操任兵部尚書日有薦趙德麟狀

紫陽年譜曰五十七編易學啟蒙孝經

李白爲宋丞自薦表曰臣伏見前翰林供奉李白五十有七天寶初五府交辟不求聞達亦由子眞谷口名動京師

書畫題跋記曰黃文節公書劉賓客伏波祠詩雄偉絶倫眞得

折釵屋漏之妙於時公年五十有七

李白詩曰我年五十七歸去誠已遲

白樂天詩曰我年五十七榮名得幾許甲乙三道科蘇杭兩州主

黃山谷詩曰維摩老子五十七 案山谷生於慶歷五年乙酉逮建中靖國元年辛酉五十有七

楊雲翼元日詩曰香灺猶餘去歲煙五更斗柄已回天來從天外春何蚤衰向人間老不偏莫問流光似流水且從今日數今年東風五十七年夢夢覺還驚雪滿顛

趙之傑除夜詩曰僧房見節物新正在明日夜半拊枕歎半百又加七

五十八歲

史記晉世家曰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於曲沃號桓叔桓叔

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

蜀志曰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對孫權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徼倖得全首領五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自此巳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器裔之色

宋史曰楊繪言老成之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求去呂誨五十有八而致仕

三輔決錄曰汝南何比干字少卿年五十八有六男後三歲復生三男案何氏家傳所載小異

大唐新語曰宋守敬爲吏清白謹愼累遷臺省終於絳州刺史其任龍門丞年巳五十八數年而登列嶽每謂寮曰公輩但守清白何憂不遷俗云雙陸無休勢余以爲仕宦亦無休勢各宜勉之

太平廣記曰李德裕年五十八再入相及其父李吉甫之年縉紳榮之

彙苑曰元微之年五十八歲生子命名爲道保

又曰崔元諒任益州參軍欲娶婦忽夢人云此家女非君之婦君婦今日方生乃夢中相隨到東京履信坊住一屋下見婦人生女曰是君婦崔寤殊不之信俄所議之女暴亡後官四品年五十八乃婚韋涉妹年始十九居履信坊下箏勘歲月正與夢中相合（案太平廣記作崔元綜）

墨客揮犀曰退之詩喚起窻全曙催歸日未西魯直曰予兒時每哦此詩而了不解其意自出陝右年五十八矣時春晚偶憶此詩方悟爲二禽名也催歸子規也喚起聲如絡緯圓轉清亮偏於春晚鳴江南謂之春喚

墨莊漫錄曰歐陽公與韓子華吴長文王禹玉同直玉堂嘗約五十八歲即致仕子華書於柱上後過限七年方踐前志作詩寄子華曰人事從來無處定世途多故踐言難誰知潁水閒居士十頃西湖一釣竿

避暑錄話曰白樂天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時年纔五十八自是蓋不復出中間一爲河南尹期年輒去再除同州刺史不拜雍容無事順適其意而滿足其欲者十有六年

清河書畫舫曰張仲壽題定武蘭亭云至大己丑十一月廿三日再觀因對臨一本贈月江學士時年五十八歲矣

東坡年譜曰先生年五十八任端明侍讀二學士

紫陽年譜曰五十八編小學書成

李翺何首烏錄曰有何首烏者順州南河縣人祖能嗣本名田

兒天生閹嗜酒年五十八因醉夜歸臥野中及醒見田中有籐兩本相遠不三尺苗蔓相交久乃解解合三四心異之遂掘根持問邨野人無能名曝而乾之有鄉人亥良戲而曰汝閹也汝老無子此籐異而後以合其神藥汝盍餌之田兒乃篩末酒服七宿忽思人道累旬力輕健慾不制遂娶寡婦曾氏田兒因常餌之加滄兩錢七百餘日舊疾皆愈反有少容遂生男

白樂天詩曰身爲三品官年已五十八

又曰五十八翁方有後靜思堪喜亦堪悲

王子俊賀彥澤新得子詩曰君不見白居易五十八歲方得嗣又不見元微之五十八歲方生兒

五十九歲

後漢書曰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延熹四年叛羌零吾

等與先零别種寇鈔關中規素悉羌事思自奮効乃上疏略曰
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羌預籌其事有誤
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單車一
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
晉書曰涼後主歆字士業用刑頗嚴又繕築不止氾稱上疏諫
曰臣雖學不稽古敏謝仲舒亦聞道於先師且行年五十有九
請爲殿下略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
宋史曰蜀知名士孫松壽年六十餘樊漢廣甫年五十九皆掛
冠不仕范成大表其節詔召之皆不起
元史曰王克敬字叔能大寧人也爲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請老
年甫五十九謂人曰穴趾而峻墉必危再實之木必傷其根無
功德而忝富貴何以異此故常懷止足之分也

文獻通考曰禮部侍郎杜德祥奏揀到新及第進士鄭希顏年
五十九詔可太子校書

却掃編曰韓康公熙寧中以觀文殿學士守南陽年五十九矣
遽欲謝事又以自來大臣引年往往不即賜可徒奏牘累上旋
復視事故先手疏具述遺誡及誓於墓之事於上且曰昔晉王
羲之爲會稽太守去郡不仕亦嘗自誓於父母墓前朝廷以其
誓苦不復召之臣今志願雖與羲之頗殊然誓於先臣墓前無
異矣東晉固不足以比隆聖時所以保全臣下一節斯亦可尚
臣區區之志中外士大夫多有知者即非臣今日輕有去就妄
干退閒也然章屢上終不允

避暑錄話曰吾明年六十歲今春治西塢隙地作堂其間取遽
伯玉之意名之曰知非趙清獻公年五十九聞雷而得道自號

知非子此眞爲伯玉者也今吾無淸獻之聞而遽以名其居姑志其年耶抑將求爲伯玉耶

弇州續槀題宋蘇軾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賦曰計此公將過嶺畱襄城恰得五十九歲與余正同余不赴刑部侍郎庶可免嶺外遊第斷米汁來僅旬日已與二賦無緣不知此公而在能首肯否

陶栗里譜曰年五十九顏延之爲始安過尋陽日造飲酣醉臨去畱二萬錢送酒家相知久間驟見益驩延之未審何時來柴桑所謂自爾分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簷隣舍當是不詣劉穆之之時又未審何時來柴桑當是爲豫章世子參軍之時

司馬文正公年譜曰五十九歲公問康節曰光何如人曰君實脚踏實地人也公深以爲知言康節又曰君實九分人也其重

之如此

東坡年譜曰先生年五十九知定州就任落兩職追一官知英州有辭宣聖文行至南康軍再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過虔州有記眞君籤說

益州題跋曰東坡蘇公年五十九南遷過太和縣作秧馬歌遺曾移忠心聲心畫惟意所適如王湛難乘馬於羊腸蟻封之間姿容既妙回策如縈無意乎康莊殆是得意之作

曹幾詩序曰壬戌歲除作明朝六十歲矣案曹幾字吉甫其先贛州人徙河南府

白樂天除夜詩曰火銷燈盡天明後便是平頭六十人

放翁詩曰酒隱人間六十年

又曰六十年非心自了掛冠猶足補東隅

元好問詩曰明年吾六十家事斷闋白唯當近酒琖亦復拋書

冊

人壽金鑑卷第十六



人壽金鑑卷第十七

安東程得齡與九氏輯

六十歲

史記曰公孫宏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爲薛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宏年六十徵以賢良爲博士

後漢書曰鄭元字康成壯海高密人也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元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元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

又曰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若馬援所謂以死勤事

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巳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欒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庭

蜀志曰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也延熙十年爲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預答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爲不受邪

晉書曰陸玩字士瑤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賀循每稱其清允蘇峻反遣玩與兄曅俱守宮城玩潛說匡術歸順以功封興平伯轉尚書令又詔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餘如故玩頻自表優詔襃揚重復自陳曰臣實凡短風操不立階緣嘉會便蕃榮顯遂總括憲臺豫聞政道竟不能敷融元風清一朝序咎責之來於臣巳重誠以身許國義忘曲讓而僂僂所守終於陳訴者特以端右機要事務殷多臣巳盈六十之年

智力有限疾患深重體氣日弊朝夕自勵非復所堪若偃息苟免職事並廢則莫大之悔天下將謂臣何乞陛下披豁聖懷沛然垂允詔不許

又曰王濬有二孫過江不見齒錄安西將軍桓溫鎮江陵表言之濬今有二孫年出六十室如懸磬餬口江濱四節蒸嘗菜羹不給

又曰羊祜字叔子遊汶水濱父老謂曰孺子有好相年六十建大功旣言便去不知所終

又曰王延年六十方仕於劉聰稍遷尚書左丞至金紫光祿大夫

又曰徐州刺史呂虔檄王祥爲別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受案魏志呂虔爲徐州刺史在文帝時計文帝黃初九年祥纔三十有六耳卽被徵在黃初之末亦止四十餘何得云耳順也王隱晉

書云祥始出仕年過五十蓋據舉秀才除溫令而言非指爲別駕之日也

又曰江績字仲元有志氣荆州刺史殷仲堪舉兵以應王恭仲堪邀績與南蠻校尉殷顗同行並不從仲堪等以爲言績終不爲之屈顗慮績及禍乃於仲堪坐和解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知獲死所耳一坐皆爲之懼仲堪憚其賢正以楊佺期代之

齊書曰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也玩之以久宦衰疾上表曰堯舜無窮臣亦通矣年過六十不爲夭矣榮期之三樂東平之一善臣俱盡之矣

又曰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也徵黃門郎未拜遷吏部尚書令王宴選門生補內外要局慧曉爲用數人而止宴恨之送女妓一人欲與申好慧曉不納吏曹都令史歷政以來諮執選事

慧曉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左右單景儁以事詰問慧曉謂景儁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諂都令史爲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後欲用爲侍中以形短小乃止

梁書曰顧協字思禮吳郡吳人也普通六年西豐侯正德受詔北討引協爲府錄事參軍掌書記軍還會有詔舉士湘東王表薦協曰臣聞貢玉之士歸之潤山論珠之人出於枯岸是以芻蕘之言擇於廊廟者也臣府兼記室參軍吳郡顧協行稱鄉閭學兼文武服膺道素雅量邃遠安貧守靜奉公抗直傍闕知己志不自營年方六十室無妻子臣欲言於官人申其屈滯協必苦執貞退立志難奪可謂東南之遺寶矣伏惟陛下未明求衣思賢如渴爰發明詔各舉所知臣識非許郭雖無知人之鑒若守固無言懼貽蔽賢之咎昔孔愉表韓績之才庾亮薦翟湯之

德臣雖未齒二臣協實無慙兩士即召拜通直散騎侍郎兼中
書通事舍人
又曰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也被敕隨府王鎮彭城城既失
守革素不便馬乃泛舟而還途經下邳遂爲魏人所執魏徐州
刺史元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患脚不拜延明將加害
焉見革辭色嚴正更相敬重時祖暅同被拘執延明使暅作欹
器漏刻銘革罵暅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答今乃爲虜立銘孤
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
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逼之愈苦將加箠撲革厲色而言曰江
革行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爲幸誓不爲人執筆延
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
又曰沈浚字叔源吳興武康人也少博學有才幹歷山陰吳建

康令並有能名入爲中書郎尚書左丞侯景逼京城遷御史中丞是時外援並至侯景表請求和許之旣盟景知城內疾疫復懷姦計遲疑不去數日皇太子令浚詣景所景曰即已向熱非復行時十萬之軍何由可去還欲立效朝廷君可見爲申聞浚曰將軍此論意在得城城內兵糧尚支百日將軍儲積內盡國家援軍外集十萬之衆將何所資而反設此言欲脅朝廷耶景橫刃於膝瞋目叱之浚正色責景曰明公親是人臣舉兵向闕聖主申恩赦過已共結盟口血未乾而有翻背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之使死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刀乎不顧而出景曰是眞司直也然密銜之

魏書曰楊椿與津昆季恭謙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嘗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

北史曰梁臺字洛都長池人也官鄜州刺史臺性疎通恕以待物至於涖人尤以惠愛爲心不過識千餘字口占書啟詞意可觀年過六十猶能被甲跨馬足不躡鐙馳射弋獵矢不虛發
宋史曰歐陽修字永叔年六十即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
又曰李孟傳字文授除太常府丞韓侂胄與孟傳故嘗致侂胄意孟傳謝曰行年六十去意已決侂胄慚而退請外知江州獄訟止息侂胄不悅匄歸復知處州
金史曰移剌道本名趙三其先乙室部人也進尚書右丞乞致仕上曰卿孝於家忠於朕通習法令政事雖踰六十心力未衰未可退也乃除南京留守賜通犀帶
元史曰石天應字瑞之興中永德人爲陝西河東路行臺兵馬都元帥還鎮召將佐謂曰吾年垂六十老耄將至一旦臥病牀

第聞後生輩立功名死不瞑目矣男兒要當死戰陣以報國是吾志也

又曰郭冋邵武人素貧年六十無妻奉母寄宿神祠中營養甚艱

明史曰陳純德字靜生零陵人爲諸生以學行稱嘗夜泊洞庭爲盜窘躍出墮水再躍入洲渚比曉坐蘆葦中去泊舟數十丈崇禎十三年成進士年已六十矣莊烈帝詔諸生咨以時事純德奏稱旨立擢御史巡按山西

管子曰吾畏事不爲事畏言不敢言行年六十如老吃耳

列子曰衞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皆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

呂氏春秋曰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

丹績之袍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劍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之將死之每朝與其友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殁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

搜神記曰瑯邪秦巨伯年六十嘗夜行飲酒道經蓬山廟忽見其兩孫迎之扶持百餘步便捽伯頸著地罵老奴汝某日捶我我今當殺汝伯思惟某時信捶此孫伯乃佯死乃置伯去伯歸家欲治兩孫孫驚惋叩頭言爲子孫寧可有此恐試鬼魅乞更試之伯意悟數日乃詐醉行此廟間復見兩孫來扶持伯伯乃急持動作不得達家乃是兩人也伯著火炙之腹背俱焦坼出著庭中夜皆亡去伯恨不得之後月又佯酒醉夜行懷刀以去

家不知也極夜不還其孫恐又爲此鬼所困乃俱往迎之伯乃刺殺之

錄異記曰趙鸗奴者合州石鏡人也乾德初年僅六十腰腹數圍面目如常人

太平廣記曰程行諶年六十任陳留縣尉

避暑錄話曰嘉祐末有縣卒亦百餘歲不知其姓名時人以郝老呼之常語人年六十始知醫

鐵圍山叢談曰魯公以崇寧五年罷相印歸時國柄獨劉公路逵主之逵爲中書侍郎故也（別本並無故字）未幾魯公復相而逵被黜時堂中諸吏咸祖於門（吳本作國門無於字）逵曰諸君何患逵年未五十（吳本每常二字互轉）太師六十歲人矣俄而逵物故魯公復相每歎息常訓吾曰逵白骨已久而我猶享榮祿人之用心宜不當爾可不

戒哉案徽宗即位建言者以元符末復元祐黨人太優朝廷再省議籍之而頗有闕畧者御史中丞錢遹論黨人疑有姦下兩於是言者論逵謂其乘間抵巇盡取崇寧以來繼述緝熙美意良法而盡廢之遂罷知亳州見於史冊者如是是逵固賢者也太師六十歲之言容或有之蓋惡欲其死亦常人之情耳且姦凶如京幸而早逝即爲國家之福逵之言又寧知不出於愛國之忱乎

事文類聚曰黃魯直六十歲謫宜州

司馬文正公年譜曰六十歲居於洛

東坡年譜曰先生年六十在惠州有惠州上元夜詩云去年中山府老病亦宵興今年江海上雲房寄山僧以歲月考之去年甲戌上元先生知定州今歲乙亥寓嘉祐僧舍故有雲房寄山僧之句

紫陽年譜曰年六十序大學中庸章句

放翁題跋曰韓非子一卷先君年六十時傳吳棫才老本涪熙

巳酉重裝而藏之

中州集曰朱瀾字巨觀學問該洽大定二十八年進士年巳六十意氣不少衰

白樂天詩曰不準擬身年六十上山猶未要人扶

又曰不準擬身年六十遊春猶自有心情

又六十拜河南尹詩曰幸遇芳菲日猶當彊健時

司馬文正公六十寄景仁詩曰從來好與天爭力困竭方知力巳微見事晚於蘧伯玉今知五十九年非

東坡詩曰先生年來六十化道眼巳入不二門紛紛華髮不足道當返六十過去魂

邵康節詩曰六十病夫宜揣分監司無用苦開陳

范成大詩曰行年六十舊歴日汗脚尺三新杖藜

陸放翁六十吟曰人生久矣無百年六十七十已爲壽

又曰淵明甫六十遽覺前途迮

又曰人生六十已爲衰

又曰六十衰翁適得閒一秋無事掩柴關

又曰嗟我行六十衰病迫殘年仕進今永塞文章後誰傳

又曰六十齒髮衰歲月如逝波秦王酒瓮邊知復幾經過

羅允升穀軒弟六十不受賀以小詩致意曰壽觴宜數舉花甲況榮周

又慶歐陽碧谿六十詩曰花甲薦更新歲月柏臺猶仰舊威儀

六十一歲

魏志曰應璩六十一爲侍中

魏書曰源思禮後賜名懷正始元年九月有告蠕蠕率十二萬

騎六道並進欲直趨沃野懷朔南寇恒代詔懷以本官加使持節侍中出據北蕃指授規略隨須徵發諸所處分皆以便宜從事又詔懷子直寢徽隨懷北行詔賜馬一匹細鎧一具御䅟一枚懷拜受訖乃於其庭跨鞍執䅟躍馬大呼顧謂賓客曰氣力雖衰尚能如此蠕蠕雖畏壯輕老我亦未便可欺今奉廟勝之規總驍悍之衆足以擒其酋帥獻俘闕下耳時年六十一懷至雲中蠕蠕亡遁懷旋至恒代案視諸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皆量其高下揣其厚薄及儲糧積伏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表五十八條

又曰程駿字驎駒本廣平曲安人也顯祖問駿年幾何對曰臣今年六十有一顯祖曰昔太公旣老而遭文王卿今遇朕豈非早也駿曰臣雖才謝呂望而陛下尊過西伯覬天假餘年竭六

韜之效

隋書曰令狐熙字長熙敦煌人也爲桂州總管在職數年上表曰臣忝居嶺表四載於兹犬馬之年六十有一才輕任重愧懼兼深常願收拙避賢稍免官謗然所管遐曠綏撫尤難雖未能頓革夷風頗亦漸識皇化但臣夙患消渴比更增盛筋力精神轉就衰邁昔在壯齒猶不如人況今年疾俱侵豈可猶當重寄請詔所任優詔不許賜以醫藥

金史曰左泌字長源企弓長子也性夷澹好讀莊老年六十一即請致仕親友或以爲蚤泌歎曰予年三十秉旄鉞侵尋仕路又三十年名遂身退可矣時人高之

元史曰張榮字世輝濟南歷城人丙申榮從諸王濶端破宋棗陽仇城等三縣時河南民北徙至濟南榮下令民間分屋與地

居之俾得樹藝且課其殿最曠野闢為樂土是歲中書考績為天下第一李璮據益都私餽以馬蹄金却之榮曰身旣許國何可擅交鄰境年六十一乞致仕後十九年世祖即位封濟南公

東觀漢記曰蔡邕字伯喈工書畫善鼓琴年六十一靈帝詔邕畫赤泉侯五代將相於省兼命為贊及書時稱三美

曲洧紀聞曰予在南平城作謝范祖平朝散惠牡丹花詩云平生所愛曾莫倦天遣花王慰吾願姚黃三月開洛陽曾覩一尺春風面祖平字準夫忠文公之諸孫也以雄倅致仕居許下被俘惠予花時年六十一矣

萬柳溪邊舊話曰莊定公（諱燏）丁父兵侍公憂服除名拜內翰端明殿大學士提舉祕書省提綱史事封毘陵郡侯凡十年致仕時甫六十有一

畫墁集曰劉延式朝奉齊州人斷房十九年辟穀九年方六十一恬和自處裕如也言人去來事數驗
錫山景物略曰景泰末秦敬修旭築碧山吟社有十老堂施北野廉年六十一徐文貞爲記沈石田爲圖邱文莊跋尾
司馬文正公年譜曰六十一歲知湖州蘇軾坐作詩怨謗逮赴臺獄詩案引及公謂司馬光在西京葺一園名獨樂軾作詩寄之言四海望光執政陶冶天下以譏見任執政不得其人又言兒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終當進用緣光曾言新法不便軾亦曾言新法不便意謂朝廷終當用光改變此法也軾既貶公亦坐罰銅
東坡年譜曰先生年六十一在惠州有和陶淵明移居詩云余去歲三月自水東嘉祐寺遷去合江樓迨今一年得歸樓後隙

地數畝父老云古白鶴觀基也意欣然居之營白鶴新居始於是矣

鶴山題跋曰溫公歷年圖起共和之庚申汔顯德己未上下凡千有八百年以治平元年書成上送則郃子年五十有四富公年六十有一矣

金詩傳曰盧宜陽洵字仁甫六十一歲呂造榜登科歷河南府教授河陽丞宜陽令

白樂天詩曰今歲日餘二十六來年歲登六十二

蘇東坡詩曰我年六十一頽景薄西山

范成大六十一歲自貺詩曰四人同丙午初度再庚寅

六十二歲

漢書曰七國之發也吳王濞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

十二身自將少子十四亦爲士卒先

後漢書曰建武二十四年武陵武威將軍劉尚擊五溪蠻夷深入軍沒馬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溪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索盡也）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

魏志曰王肅年六十二疾篤衆醫並以爲不愈肅夫人問以遺言肅云建平相我踰七十位至三公今皆未也又何慮乎

南史曰江子一字元亮濟陽考城人侯景攻陷歷陽城被圍開

承明門出戰子一及弟尚書左丞子四東宮直殿主帥子五並力戰直前賊坐甲不起子一引矟撞之賊縱突騎衆並縮子一即刺其騎騎倒矟折賊解其肩時年六十二

宋史曰趙安仁字樂道河南洛陽人父孚字大信周顯德初舉進士調補開封尉雍熙中廷策貢士而安仁預爲考會賜金紫上因顧安仁問孚年幾安仁曰臣父年六十二上曰孚名士也亟召對亦賜金紫

元史曰雷膺字彥正丁母憂去官明年起復授中議大夫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時蘇湖多雨傷稼百姓艱食膺請於朝發廩米二十萬石賑之江淮省以發米太多議存三之一膺曰布宣皇澤惠養困窮行省臣職耳豈可效有司出納之吝耶行省不能奪悉給之時年六十二即致仕歸老於山陽

太平廣記曰後漢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拜侍中出爲河間
王相年六十二
春渚紀聞曰東坡先生白鶴峰上梁文云自笑先生今白髮道
旁親種兩株柑時先生六十二歲也意謂不十年不著子恐不
待也
捫蝨新語曰佛言波斯匿王汝年幾時見恒河水王言我生三
歲慈母攜我謁耆婆天經過此流爾時即如是恒河水佛言大
王如汝所說二十之時衰於十歲乃知六十日月歲時年年遷
變則汝三歲見此河時至年十三其水云何王言如三歲時宛
然無異乃至於今年六十二亦無有異
玉壺清話曰文瑩丙午歲訪辰帥張不疑師正時不疑方五十
齒已疎搖咀嚼頗艱後熙寧丁巳不疑帥鼎（鼎一作浙）復見招爲武

陵之游陵一作林凡巨鐍大歲利若刀截已六十二矣余怪而詰焉曰得藥固之時余滿口搖落危若懸蔕謾以此藥試之輙爾再固因求此方以療病齒者凡用之皆效題曰西華嶽蓮花峯神傳齒藥方一無華字

司馬文正公年譜曰六十二歲居於洛集天章公遺文手書及碑誌行狀共爲一櫝寘諸影堂作先公遺文記

東坡年譜曰先生年六十二在惠州與楊濟父云獨與幼子過南來餘皆留惠州生事狼狽勞苦萬狀然胸中亦自有翛然處也今日到海岸地名遞角場明日順風即過瓊矣卓吾子曰此數語坡公自畫過海圖也傷哉痛哉

東坡石氏畫苑記曰幼安識慮甚遠獨口不言耳今年六十二狀貌如四十許人鬚三尺郁然無一莖白者案石埭伯字幼安

白樂天詩曰心情多少在六十二三人

陸放翁偶讀山谷老境五十六翁之句作六十二翁吟詩曰三百里湖水接天六十二翁自刺船飯足便休慵念祿丹成不服怕登仙胸中浩浩了無物世上紛紛徒可憐但有青錢沽白酒猶堪醉倒落梅前

六十三歲

宋史曰楊繪言老成之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而致仕

太平廣記曰張東之任青城縣丞已六十三矣有善相者云後當位極人臣

浩然齋雅談曰史直翁丞相表語云侵尋歲月六十有三補報朝廷萬分無一又李淇水謝戶書云補報朝廷本末無萬分之

一因循歲月甲子巳六十有奇
避暑錄話曰王述乞骸骨自序其曾祖昶與魏文帝牋曰南陽宗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爲此公婆娑之事述時年方六十三辭情慷慨自出其志是以卒能踐之不但爲美談也
貴耳集曰余三十年前賦秋江圖一絶云浪靜風平月正中自搖柔艣駕孤篷若無三萬六千頃把甚江湖著此翁今白髮種種倘符此詩語吾志畢矣余生於湻熙之巳亥書於湻祐之辛丑年六十有三
客杭日記曰至大元年十月廿四日陰客杭湯壯邨費渙夫來費公鄉人也年六十三（案記爲元京口郭畀天錫著）
東坡年譜曰先生六十三在儋州九月四日遊天慶觀有信道

法智説是年吳子野來訪先生先生以詩贈之其序云去歲與子野遊逍遥堂因往山西叩羅浮道院宿於西堂今歲索居儋耳子野復來相見

司馬文正公范景仁傳曰景仁言不行年六十三即拂衣歸終身不復起

伊川行狀曰伊川先生謂張繹曰吾受氣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全今六十三矣校其筋力如盛年無損若人待老而保身是猶貧而畜積

宋學士集曰大洞玉經乃趙魏公六十三歲所書至精至妙非言辭贊美可盡

温公續詩話曰嘉祐中有劉諷都官六十三致仕夫婦徙居賴山范景仁有詩送之云移家尚恐青山淺隱几惟知白日長

白樂天詩曰六十三翁頭雪白假如醒煞欲何爲
邵康節詩曰把酒囑兒男吾今六十三
又六十三吟曰行年六十有三歲齒髮雖衰志未衰
張子和詩曰齒豁頭童六十三
王守溪文恪年六十三楊君謙來壽守溪和一封書詞曰懸弧又誕朝六十三年鹿覆蕉動名紫閣高起何遲歸何蚤玉堂近日無宣召且是山中卧得牢治如虞聖如堯洗耳還容由與巢

六十四歲

金史曰任詢字君謨易州軍市人爲人慷慨多大節書爲當時第一畫亦入妙品評者謂其畫高於書書高於詩詩高於文然王庭筠獨以其才具許之登正隆二年進士第歷益都都勾判官北京鹽使年六十四致仕優游鄉里家藏法書名畫數百軸

文獻通考曰禮部侍郎杜德祥奏揀到新及第進士柯崇年六十四詔可太子校書

芧亭客話曰遂州小溪縣石城鎮仙女埡邨民程翁名君友年六十四凡見山人道士聚得傭負之直以接奉之凡有行李者即與負擔無遠近或遺其錢即不顧而迴

事文類聚曰宋元豐洛陽耆英會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司馬光詩曰洛下衣冠愛惜春相從小飲任天眞隨家所有自可樂爲具雖微誰笑貧不待珍羞方下筯只將佳景更娛賓庚公此興知非淺藜藿終難作主人

庚子山年譜曰建德四年乙未信時爲洛州刺史爲政清淨吏人安之時陳氏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高祖惟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並留而

不還按南史殷不害傳太建七年自周還陳是歲陳太建七年陳氏請褒及信周朝惜而不遣即是年也時年六十有四

司馬文正公年譜曰六十四歲春正月作洛陽耆英會序時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慕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爲耆英會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謩故事請入會洛陽多名園古剎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之

東坡年譜曰先生年六十四在儋州時久旱無雨陰翳未快至上元夜老書生數人相過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先生欣然從之步城西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揉屠沽紛然歸舍已三鼓矣歸錄其事爲己卯夜書是歲閏九月有瓊州進士姜君弼唐佐來儋耳從先生學

歐陽文忠公集曰思買田頴上作詩見志其始思頴也年四十有四迨爲續思頴序時年六十有四矣

鄭所南答吳山人問遠遊觀地理書曰今吾六十四歲矣二十二歲壬戌二月我父菊山先生卒於吳中十一月葬於長洲縣甗山之原天幸保全四十三年略無他說

宋學士集曰蘇子瞻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詩一首趙魏公子昂所書公時年六十又四其從集賢學士進拜翰林學士承旨亦僅十有四月耳

白樂天詩曰行年六十四安得不衰羸

陸放翁詩曰六十之年又四年也騎瘦馬趁朝天

又曰我年六十四獲譴輸鬼薪

六十五歲

魏書曰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極人漢太保甄邯後也出爲營州刺史加安北將軍歲餘以光祿大夫李思穆代之時年六十五矣

唐書曰王遠知系本瑯琊後爲揚州人卒年百二十六歲遺命子紹業曰爾年六十五見天子七十見女君調露中紹業表其言高宗召見嗟賞追贈遠知大中大夫謚升真先生武后時復名見皆如其年

宋史曰楊繪言老成之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求去歐陽修六十有五而致仕

元史曰敬儼字威卿易水人泰定元年改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中丞不赴年六十五即告老朝廷雖命其子自強爲安慶總管府判官而未從其請四年春遣使賜酒徵爲集賢大學士榮祿

大夫商議中書省事

又曰張起巖字夢臣修遼金宋三史復命入翰林爲承旨充總裁官積階至榮祿大夫起巖熟於金源典故宋儒道學源委尤多究心史官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未當起巖據理竄定深厚醇雅理致自足史成年始六十有五遂上疏乞骸骨以歸

神仙傳曰巫炎對武帝曰臣年六十五時苦腰痛脚冷不能自溫得此道以來乃如壯時

彙苑曰司馬光六十五時作眞率會詩潞公傳文潞公留守西都集洛中公卿大夫年高有德者耆英會就資聖院建大厦曰耆英堂

清波雜志曰歐公年六十五既休致門生或有言公德望爲朝廷倚重且未及年豈容遽去答曰某平生志節爲後生描畫盡

唯有蚤退以全晚節豈可更被驅逐乎以是知公未告老歸蓋以文康公爲戒且踐疇昔之言也

司馬文正公年譜曰六十五歲公無姬侍張夫人旣亡公常忽忽不樂時至獨樂園於讀書堂危坐終日嘗作小詩隸書梁閒云暫來還似客歸去不成家其同人簡有云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閒亦各遂其生耳可見公存心也

東坡年譜曰先生年六十五在儋州上元日和戊寅違字韻詩題後云戊寅上元余在儋耳過子夜出守舍作違字韻詩今庚辰上元已在期矣

西山題跋曰王祕監年六十五鬚眉皓白顏如渥丹風度粹然語笑有味

放翁題跋曰右韓非子一卷紹興丁卯先君年六十時傳吳棫
才老本後四十有二年淳熙己酉某重裝而藏之時年六十有
五十月九日史院東閣手識
宋學士集曰蘇長公書乳泉賦時年已六十有五
白樂天詩曰幾人及七旬我今六十五
又曰假使得七十祇有五度春
蘇東坡詩曰我今六十五走若下坡輪
邵康節安樂吟曰爲快活人六十五歲

六十六歲

隋書曰王韶字子相晉王廣班師留韶於石頭防遏委以後事
歲餘徵還高祖謂公卿曰晉王以幼稚出藩遂能克平吳越綏
靜江湖子相之力也於是進位柱國賜奴婢三百口緜絹五千

段開皇十一年上幸幷州以其稱職特加勞勉其後上謂韶曰自朕至此公鬚鬢漸白無乃憂勞所致柱石之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韶辭謝曰臣比衰暮殊不解作官人高祖曰是何意也不解者是未用心耳韶對曰臣昔在昏季猶且用心况逢聖明敢不罄竭但神化精微非駑蹇所逮加以今年六十有六桑榆云晚比於疇昔昏忘又多豈敢自寬以速身累恐以衰暮虧紊朝綱耳上勞而遣之

宋史曰柴成務字寶臣曹州濟陰人博聞稽古善談論好諧笑士人重其文成務年六十六始有子

又曰趙密字微叔太原清河人領殿前都指揮使獻本軍酒方

六十六

廣異記曰僕僕先生不知何許人也自云姓僕名僕莫知其所

由來家於光州樂安縣黃土山凡三十餘年至大歷十四年凡六十六歲而壯可四十餘筋力稱是

獨醒雜志曰東坡謫海南過合浦始識歐陽晦夫談論累日晦夫因出聖俞贈行之詩東坡讀畢執晦夫手笑曰君年六十六余雖少一而白髮蒼顏大略相似困窮亦不甚相遠

朝野雜記曰孫松壽字嵓老郫縣人力學登紹興五年進士第淯熙三年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嵓老時年六十六即引疾乞致仕朝廷不許

司馬文正公年譜曰六十六歲十二月戊辰公上資治通鑑總二百九十四卷考異目錄各三十卷帝諭輔臣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詔以公爲資政殿學士降詔獎諭公薦奉議郎范祖禹智識明敏而性行溫良好學能文而謙晦不伐

操守堅正而圭角不露臣於熙寧三年奏祖禹同修資治通鑑至今一十五年由臣頑固編集此書久而不成致祖禹淹向沈淪不蚤聞達今所修書巳畢伏望特賜采拔或使之供職祕省觀其述作或使之入侍經筵察其學行自餘進用繫自聖衷

東坡年譜曰先生年六十六度嶺北歸作南華長老題名記

西山題跋曰詹應之鍊養年今六十有六矣視其色如渥丹兩目盡碧或曰子儒者從事於此得無爲聖門罪人乎應之曰噫子言是巳然嘗思之人之所以有生者受命於天也儒者欲全其所予之理道家欲全其所賦之氣夫理與氣豈二物耶

放翁題跋曰此祕閣續帖張長史率意帖在故簽書樞密王倫家倫出使時得之故都予少日嘗見之紹熙改元五月甲子甫里陸某識時年六十有六距初見時四十有五年矣

蓉坡詩話曰陳信字履信杭州人先任大理寺評事陞蘇州通判在任二年有惠政廉而公直正統十六年年六十又六乞致仕囊槖蕭然蘇之富人以重贐追送毫無所取而其家實貧郡人杜璠以詩送之曰公辭榮祿賦歸田又御蘇民餽贐錢一任此身貧到骨只留清節與人傳

白樂天六十六詩曰七十欠四歲此生乃足論

又曰五十八歸來今年六十六

又曰六十六年春無憂亦無喜

六十七歲

元史曰黃溍字晉卿婺州義烏人出爲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年始六十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侍親之請

游宦紀聞曰晉天福四年己亥三月楊凝式有洛陽風景四絕

句詩年六十七

掾曹名臣錄曰單安仁字德先鳳陽人宅心中正能聲彰聞洪武二年改兵部尚書年已六十七自以精力衰孱請致仕上憫其勞從之贈田三千畝牛七十角仍給尚書半祿

癸辛雜識曰近得炳如親書與其妾銀花一紙云時余年六十七歲矣同往新安供事二年登城亭覽溪山日日陪侍余甚適也

庚子山年譜曰大象元年已亥梭滕王逌序歲在屠維龍居淵獻春秋六十有七知是年已亥子山年六十七也

司馬文正公章奏曰臣今年六十有七耳目手足雖未全衰數年已來昏忘特甚舉錯云爲動多差繆使之臨繁處劇實所不堪非敢愛身必恐敗事

放翁題跋曰彩選子宅季思下世忽已數年予今年六十有七覽此太息然予方從事金丹丹成長生不死直餘事耳後五百年過雲門草堂故趾思昔作綵戲豈非夢耶

宋濂元故湛淵先生白公墓銘曰先生諱珽字廷玉白其姓也養痾海陵遠近學徒擔簦相從者殆無虛日先生年已六十又七

宋學士集曰趙孟頫書度人經年已六十七

白樂天詩曰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

蘇東坡詩曰年更六十七旬滿三百六

邵康節吟曰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志喜時明著衣冠爲士子高談仁義作男兒敢於世上明開眼肯向人間浪皺眉六十七年無事日堯夫非是愛吟詩

六十八歲

魏志曰徐宣字寶堅廣陵海西人也爲左僕射上疏曰七十有懸車之禮今臣年巳六十八可以去矣乃固辭疾遜位帝終不許

宋史曰楊繪言老成之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求去富弼六十有八而引疾

明史曰宋濂字景濂其先金華之潛溪人至濂乃遷浦江幼英敏強記就學於聞人夢吉通五經洪武二年詔修元史命充總裁官九年進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贊善如故其明年致仕賜御製文集及綺帛問濂年幾何曰六十有八帝乃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一百歲衣可也濂頓首謝

又曰陳際泰字大士臨川人與艾南英輩以時文名天下其爲

文敏甚一日可二三十首先後所作至萬首經生舉業之富無
若際泰者崇禎三年舉於鄉又四年成進士年六十有八矣
又曰吳與弼字子傳崇仁人天順元年石亨欲引賢者爲巳重
謀於大學士李賢屬草疏薦之帝乃命賢草敕加束帛遣行人
曹隆賜璽書齎禮幣徵與弼赴闕比至帝問賢曰與弼宜何官
對曰宜以宮僚侍太子講學遂授左春坊左諭德與弼疏辭賢
請賜召問且與館次供具於是召見文華殿顧語曰聞處士義
高特行徵聘奚辭職爲對曰臣草茅賤士本無高行陛下垂聽
虛聲又不幸有狗馬疾束帛造門臣慙被異數匍匐京師今年
且六十八矣實不能官也帝曰宮僚優閒不必辭賜文綺酒牢
遣中使送館次顧謂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時帝眷遇
良厚而與弼辭益力

又曰董澐字復宗海寧人年六十八矣游會稽肩瓢笠詩卷謁守仁卒請爲弟子案仰山脞錄及明詩傳皆云董澐六十七往師王陽明

澠水燕談錄曰富韓公熙寧四年以司空歸洛時年六十八

石林燕語曰杜祁公以六十八歲入相

癸辛雜識曰方回甲午元日云端平甲午臣八歲甲午今年又一周六十八年多少事幾人已死一人留

白樂天病中詩序曰開成已未歲余蒲柳之年六十有八

南濠詩話曰洪武甲寅倪元鎮年六十八秋七月始還鄉里時已無家寓其姻鄒惟高所是歲中秋鄒氏開宴賞月元鎮以脾泄戒飲悽然弗樂乃賦詩曰經旬臥病掩山扉巖穴潛神似伏龜身世浮雲度流水生涯煮豆爨枯萁紅蠶捲碧應無分白髮悲秋不自支莫負尊前今夜月長吟桂影一伸眉

六十九歲

魏書曰傅永字修期清河人也爲太中大夫行南青州事遷左將軍南兖州刺史猶能馳射盤馬奮矟時年踰八十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

北史曰李崇字繼長頓邱人也蠕蠕主阿那瓌犯塞詔崇以本官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崇辭於顯揚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略如少者明帝目而壯之朝臣咸稱善

宋史曰李椿字壽翁除集英殿修撰知寧國改太平州年六十九上章請老以敷文閣待制致仕越再歲上念湖南兵役之餘欲鎮安之謂椿重厚可倚命待制顯謨閣知潭州湖南安撫使累辭不獲乃勉起

又曰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金

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陳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庭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上覽其言壯之旼知青州時年六十九歲

又曰王彥超語人曰人臣七十致仕古之制也我年六十九當自知止明年表求致仕

元史曰荅里麻高昌人至正七年遷陝西行臺中丞時年六十

九致仕後召商議中書平章政事不拜全俸優養終身
又曰尚文字周卿保定人年六十九因疾告老而歸十年拜昭
文殿大學士中書右丞商議中書省事召不起武宗仁宗之世
屢延致訪以國事賜燕及金帛有加
又曰張昇字伯高平州人除河南省左丞復遷淮西道廉訪使
時年六十有九上書乞致仕
文獻通考曰禮部侍郎杜德祥奏揀到新及第進士陳光問年
六十九詔可祕書省正字
太平廣記曰李清年六十九生日前一旬忽召姻族大陳酒食
已而謂曰幸天未錄吾魂氣行將又及吾生辰吾固知爾輩又
營續壽之禮吾以先期而會蓋止爾之常態耳
聞見前錄曰長老道楷者崇寧中以朝廷命住京師法雲寺上

一日賜紫方袍及禪師號楷曰非吾法也却不受中使譖於上以爲道楷擲敕於地上怒下大理寺杖之理官知楷爲有道者欲出之問曰師年七十乎曰六十九矣有疾乎楷正色曰某平生無病上賜杖官不可輒輕之遂受杖無一言

侯鯖錄曰東坡再謫惠州日一老舉人年六十九爲鄰其妻三十歲誕子爲具邀公公欣然而往酒酣乞詩公戲一聯云令閤方當而立歲賢夫已近古希年

游宦紀聞曰晉天福六年辛丑是年六月楊凝式天宫寺題名稱太子賓客時年六十九

寓簡曰古語云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予雖不事口腹然每飯必有魚肉蔬茹雜進食氣爲五味所勝蓋未嘗知飯之正味也今年寓居貧甚久雨遂至絶糧晨興飢甚念得飯足矣不

願求魚肉也典衣得米炊熟一餐不雜他物穀實甘香甚美八珍何以過欣然自笑蓋予年六十有九始知飯之正味其餘不知者蓋多矣

湘山野錄曰韓熙載上疏廷爭必請寘陳覺法齊邱益怒誣以縱酒少檢貶和州司馬其實平生不飲璟覺其譖非久召還年六十九拜中書侍郎

東軒筆錄曰陳恭公初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親族往往獻老人星圖以爲壽獨其姪世修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即日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案公名執中字昭譽南昌人

錫山景物略曰景泰末秦敬修旭築碧山吟社有十老堂陳玉溪公懋年六十九

六一居士楊公墓誌曰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年六
十有九告老即以工部侍郎致仕歸於常州
又杜祁公墓誌曰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即上書告老明年以
太子少師致仕
白樂天詩曰更過今年年七十假如無病不宜休
又曰且喜開年滿七十莫嫌疾病莫嫌貧
放翁詩曰生年六十九重陽轍遍秦吳歲月長

人壽金鑑卷第十七



人壽金鑑卷第十八

安東程得齡與九氏輯

七十歲

史記曰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

又曰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

又曰李少君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

漢書曰平帝立孫寶爲大司農會越嶲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

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侍中奉車都尉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弟留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以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寶對曰年七十誖眊恩衰共養營妻子如章師古曰誖惑也眊與耄同自言老耄心志亂惑供養之恩衰具如所奏之章也

後漢書曰馮衍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章元妙之思也其辭曰昔伊尹之于湯兮七十說而乃信注皇甫謐帝王記曰伊摯豐下鋭上色黑而短僂身而下聲年七十而不遇湯聞其賢設朝禮而見之摯乃說湯至於王道信音申

又曰鄭元以書戒子益恩曰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親族之憂展敬墳墓

覩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

又曰班固字孟堅始弱冠奏記説東平王蒼曰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蓋清廟之光輝當世之俊彦也

又曰班昭爲兄超請歸疏曰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

又曰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

又曰京兆第五永爲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於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高彪乃獨作箴曰呂尚七十氣冠三軍

謝承書曰陳囂字子公拜大中大夫年七十每朝會帝待以師傅之禮

魏志曰田豫書答太傅司馬宣王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篤拜大中大夫食卿祿

又曰議郎段灼上疏理鄧艾曰先帝知其可任委艾廟勝授以長策艾受命忘身束馬縣車自投死地勇氣陵雲士衆乘勢使劉禪君臣面縛义手屈膝艾功名以成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艾誠恃養育之恩心不自疑矯命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

又注曰已亥公卿朝朔旦幷引故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詔曰夫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耇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

皆以淑德高年受茲嘉賜公故漢宰臣乃祖已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不踰矩可謂老成人矣所宜寵異以章舊德其賜公延年杖及馮几

蜀志曰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為之拜

又曰譙周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揚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揚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

吳志注曰陳化字元耀汝南人年出七十乃上疏乞骸骨

晉書曰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年七十告老久之見許以光祿大夫歸第門施行馬復賜錢百萬

又曰王濬字士治宏農湖人也為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時

朝議咸諫伐吴濬乃上疏曰臣數參訪吴楚同異孫皓荒淫凶逆荆揚賢愚莫不嗟怨且觀時運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變難預令皓卒死更立賢主文武各得其所則强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巳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焉

又曰桓溫疏曰前司徒臣謨執義履素位居台輔師傅先帝朝之元老年登七十以禮請退雖臨軒固辭不順恩旨適足以明遜讓之風宏優賢之禮

又曰華譚上牋求退曰年向七十志力日衰素飡無勞實宜辭退謹奉還所假左丞相軍諮祭酒版不聽

又曰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也拜侍中轉尚書上疏諫諍多所匡益帝甚嘉其忠烈會久病不堪朝請上疏曰臣目冥齒墮

胸腹冰冷創既不差足復偏跛爲病受困既以荼毒七十之年禮典所遺衰老之徵皎然露見臣雖欲勤自藏護隱伏何地
又曰崔遊字子相上黨人也泰始初武帝錄敘文帝故府僚屬就家拜郎中年七十猶敦學不倦撰喪服圖行於世
宋書曰范泰字伯倫順陽山陰人也元嘉二年表賀元正並陳旱災曰臣年過七十未見此旱陰陽幷隔則和氣不交豈惟凶荒必生疾疫其爲憂虞不可備序雩禜之典以誠會事巫祝常祈罕能有感上天之遣不可不察
又曰沈慶之字宏先吳興武康人也以年滿七十固請致仕上嘉其意許之以爲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齊書曰華寶晉陵無錫人也父豪義熙末戍長安寶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陷虜豪歿寶年至七十不

婚冠或問之者輒號慟彌日不忍答也

南史曰王元謨字彥德太原祁人也爲寍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雍土多諸僑寓元謨上言所統僑郡無有境土新舊錯亂租課不時宜加幷合見許乃省幷郡縣自此便之百姓當時不願屬籍其年元謨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內莫不嗟怨人間訛言元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元景弟僧景爲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勢制令雍土南陽順陽上庸新城諸郡並發兵欲討元謨元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馳啟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馳遣主書吳喜公慰撫之又答曰元謨故明白之日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聊復爲笑想足以申卿眉頭耳元謨性嚴未曾妄笑時人言元謨眉頭未曾申故以此見戲

魏書曰刁肅字奉誠太和中例降爲侯景明中除相州魏郡太

守還爲太尉諮議參軍年七十志力不衰嘗經篤疾幾死見神明救免言是福門之子當享長年
又曰孝文詔曰鴻臚卿游明根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
又曰畢衆敬小名捺東平須昌人年已七十鬢髮皓白而氣力未衰跨鞍馳騁有若少壯篤於姻類深有國士之風
北史曰趙逸字思羣天水人也性好墳典白首彌勤年踰七十手不釋卷凡所著述詩賦銘頌五十餘篇
唐書曰魏元忠宋州宋城人高宗朝遷監察御史帝嘗從容問曰卿以朕爲何如主對曰周成康漢文景也曰然則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聞其死顧已無及元忠曰劉藏器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爲尚書郎徒歎彼而又棄此帝默然慚

又曰趙昌字洪祚天水人累遷虔州刺史安南酋獠杜英翰叛都護高正平以憂死拜昌安南都護夷落嚮化毋敢桀居十年足疾請還朝以兵部郎中裴泰代之入爲國子祭酒未幾州將逐泰德宗召昌問狀時年踰七十占對精明帝奇之復拜安南都護詔書至人相賀

又曰孔戣字君嚴孔子三十八世孫以吏部侍郎名改右散騎常侍還爲左丞以老自乞雅善韓愈謂曰公尚壯上三畱何去之果戣曰吾豈要君者吾年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二宜去愈曰公無畱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予言愈嗟嘆即上疏言臣與戣同在南省數與戣相見其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七十筋力耳目未衰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畱自助也禮大

夫七十致仕若不得謝則賜之几杖安車不必七十盡許致仕
今戩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義而有貪賢之美不報
以禮部尚書致仕歲致羊酒如漢徵士禮
又曰薛華河中寶鼎人除左常侍年七十致仕是時有年過華
者故論者高華
舊五代史曰龍敏字欲訥幽州永清人父咸式年七十咸式之
父年九十餘供養二尊朝夕無懈咸式以敏貴得祕書監致仕
宋史曰吳虔裕許州許田人性簡率言多輕肆右金吾上將軍
王彥超告老虔裕語人曰我縱僵仆殿階下斷不學王彥超七
十致仕人傳笑之
又曰有李受者字益之長沙之瀏陽人也仕於治平中至右諫
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屢以老乞骸骨不聽神宗進給事

中龍圖閣直學士復言臣在先帝時年已七十不敢竊祿以自安今又加數年筋力憊矣惟陛下哀之於是拜刑部侍郎致仕

又曰王嗣宗爲中丞日嘗忿宋白郭贄邢昺七十不請老屢請眞宗敕其休致

又曰郭勸字仲褒鄆州須城人及再爲侍諫曰吾起諸生志不過郡守今年七十列侍從可以歸矣遂用元日拜章三上不得謝賜銀使市田宅

又曰范純仁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時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

又曰李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湻化四年年七十以特進司空

致仕
又曰吳及字幾道通州靜海人年七十以進士起家爲侯官尉
又曰李大臨字才元成都華陽人徙知梓州加集賢殿修撰復
天章閣待制甫七十致仕
又曰孫沔字元規越州會稽人英宗即位與執政議守邊者難
其人參知政事歐陽修奏沔向守環慶養練士卒招撫蕃夷恩
信最著今雖七十心力不衰中間曾以罪廢然宜棄瑕使過遂
起爲觀文殿學士知慶州
又曰黃中字通老紹興五年廷試言孝弟動上心擢進士第二
人乾道改元中適七十即告老以集英殿修撰致仕進敷文閣
待制
又曰史彌鞏以兄子嵩之入相引嫌匄祠遂以直華文閣知婺

州時年已七十句祠提舉崇禧觀里居絕口不道時事

又曰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世爲洛人紹興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辭且奏言國朝典法授之禮經年至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以疾痛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當去者五也

又曰朱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依所請

又曰孫奭字宗古仁宗即位宰相請擇名儒以經儒侍講讀乃名爲翰林侍講學士嘗書無逸圖上之帝施於講讀閣時章憲明肅皇后每五日一御殿與帝同聽政奭言古帝王朝朝暮夕未有曠日不朝陛下宜每日御殿以覽萬機奏留中不報然帝與皇太后尤愛重之每進見未嘗不加以禮三請致仕名對承明殿敦諭之以年踰七十固請泣下帝亦惻然詔與馮元講老

子三章各賜帛二百匹以不得請求近郡優拜工部尚書復知兖州詔須宴而後行又畱數月特宴太清樓近臣皆預帝作飛白大字以賜二府而小字賜諸學生獨奭與晁迥兼賜大小字詔羣臣即席賦詩太后又别出禁中珍器勸酒

又曰李誠之字茂欽受學吕祖謙鄉舉第一嘉定十四年二月金人犯淮南時誠之已逾滿代者不至欲先遣其孥歸聞難作而止喟然謂其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抑又何求獨欠一死耳當與同僚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乃選丁壯分布城守募死士迎擊遇於横槎橋大破之

又曰俞汝尚字退翁以屯田郎中致仕蘇軾蘇轍孫覺李常皆賦詩文歎美之優遊數年當六月徂暑寢食不可居出舍于門妻黄就視之汝尚曰人生七十者稀吾與夫人皆過之可以行

矣

又曰杜衍字世昌衍總髮苦志厲操尤篤于學擢進士甲科以尚書左丞出知兗州慶歷七年衍甫七十上表請還印綬乃以太子少師致仕

又曰鄭穆字閎中侯官人元祐中以資文閣待制兼祭酒每諸生請益無間寒暑六年請老范祖禹言穆雖年出七十精力尚強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有不得謝則賜之几杖祭酒居師資之地正宜處以老成願毋輕聽其去不報

又曰婁機字彥發嘉興人乾道二年進士除調含山主簿爲太常博士祕書郎遷太常丞仍兼資善旋遷右曹郎官祕書省著作郎改兼駕部都城大火機應詔上封事力言朝臣務爲奉丞不能出己見以裨國論外臣不稱職至苛刻以困民財將帥偏

裨務爲交結而不知訓閱以彊軍律時年七十匃閒不許太子
得機所著廣干祿字一編尤喜命戴溪跋之

又曰支漸資川支陽人年七十持母喪既葬廬墓側負土成墳
蓬首垢面三時號泣哀毀瘠甚

又曰申世寍信州鉛山人紹興六年潘逵兵襲鉛山世寍父愈
年七十未及出戶遇賊賊意其有藏金欲殺之世寍年未冠亟
引頸願代父死賊感其孝兩全之

東都事略曰朱壽昌年七十得提舉崇福觀

金史曰海陵欲渡江蒲盧渾曰宋軍船高大我船卑小恐不可
遽渡海陵怒曰汝昔從梁王追趙構於海島皆大舟耶今乃沮
吾兵事設不能遽渡江不過有少損耳爾年巳七十縱自愛豈
有不死理耶明日當與奔睹先濟既而復止之

又曰海陵將伐宋問諸大臣皆不敢對耨盌溫敦思忠曰不可海陵不悅謂思忠曰汝勿論可否但曰何時克之思忠曰以十年爲期海陵曰何久也朞年耳思忠曰太祖伐遼猶且數年今百姓愁怨師出無名江淮閒暑熱湫溼不堪久居未能以歲月期也海陵怒顧視左右若欲取兵刃者思忠無所畏恐復曰老臣歷事四朝位至公相茍有補於國家死亦何憾有頃海陵曰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後可爲正統爾耄夫固不知此汝子乙迭識書可往問之思忠曰臣昔見太祖取天下此時豈有文字耶臣年垂七十更事多矣彼乳臭子安足問哉

又曰盧璣字正甫明昌四年起復左宣徽使改定武軍節度使復爲左宣徽使是時璣年已七十詔許朝參得坐于廊下復致仕泰和初詔璣天壽節預宴二年元妃李氏生皇子滿三月章

宗以璣老而康強命以所策杖爲洗兒禮物
元史曰拜降北庭人後從世祖南征年幾七十每率先士卒冒
矢石身被數十瘡戰功居多
又曰昔班畏吾人也奉使奔走三年風沙翳目時年巳七十矣
命爲翰林承旨給全俸養老
又曰至大元年仁宗居藩邸開宮師府姚燧年巳七十遣正字
呂洙如漢徵四皓故事起燧爲太子賓客
又曰陳思謙字景讓名入爲集賢侍講學士修定國律十二年
拜治書侍御史明年陞中丞年近七十上章乞老不允特旨進
一品授榮祿大夫仍御史中丞
又曰王約字彥博真定人至治二年以年七十致仕三年丞相
拜住一新政務尊禮老臣傳詔起約復拜集賢大學士

又曰揭傒斯字曼碩龍興富州人至正三年年七十致其事而去詔遣使追及于瀔南驛復奉上尊諭旨還撰明宗神御殿碑文成賜楮幣萬緡白金五十兩

又曰歲丙午世祖在潛邸受王印首傳旨諭特音前監察御史張特立養素邱園易代如一今年幾七十研究聖經宜錫嘉名以光潛德可特賜號曰中庸先生

明史曰李至剛名鋼以字行松江華亭人洪武二十一年舉明經選侍懿文太子授禮部郎中梁盛等劾至剛輩十餘人當大行晏駕不宿公署飲酒食肉恬無戚容帝念至剛先朝舊人出爲興化知府時年已七十

又曰王綱字性常餘姚人有文武才善劉基常語曰老夫山林異時得志勿以世緣累我洪武四年以基薦徵至京師年七十

齒髮神色如少壯太祖異之策以治道擢兵部郎
又曰王英字時彥金谿人永樂二年進士正統元年命侍經筵
總裁宣宗實錄進禮部侍郎八年命理部事浙江民疫遣祭南
鎮時久旱英至大雨民呼侍郎雨年七十再乞休不許
又曰黃福字如錫昌邑人洪武中由太學生歷金吾前衞經歷
上書論國家大計太祖奇之超拜工部右侍郎改戶部尚書宣
德七年帝於宮中覽福漕事便宜疏出以示楊士奇曰福言智
慮深遠六卿中誰倫比者對曰福受知太祖正直明果一志國
家永樂初建北京行部綏輯凋瘵及使交阯總藩憲具有成績
誠六卿所不及福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福
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勞悴殊非國家優老敬賢之道帝曰非
汝不聞此言

又曰徐溥字時用宜興人景泰五年進士及第授編修年七十引年求退不許詔風雨寒暑免朝參
又曰徐鏊嘉定人本高氏子少孤依舅京師冒徐姓從其業爲醫供事内殿既杖謫戍烏撒世宗即位召還尋擢御醫鏊性耿介時朝士多新貴不知鏊鏊亦不言前事一官垂三十年不調年七十求致仕値同縣徐學謨爲禮部郎中引見尚書吳山山閱牘有諫南巡事瞿然曰此武廟時徐先生耶何淹也兩侍郎嫌其老學謨抗聲曰鏊雖老然少與舒狀元同患難爲可敬耳
又曰林俊字待用莆田人成化十四年進士除刑部主事世宗即位起工部尚書改刑部在道數引疾不許因請帝親近儒臣正其心以出號令用渾樸爲天下先初詔所革無還就以廢公議既抵京師會暑月經筵輟講舉祖宗勤學故事以諫俊時年

已七十寓止朝房示無久居意
又曰廖紀字時陳東光人宏治三年進士授考功主事嘉靖三年大禮議既定吏部尚書楊旦赴召道劾張璁桂萼璁萼之黨陳洸遂劾旦而薦紀帝罷旦以紀代之紀疏辭言臣年已七十精力不如喬宇聰明不如楊旦時宇旦方爲帝所惡不許
又曰滕用亨初名權字用衡精篆隸書被薦時年七十矣召見大書麟鳳龜龍四字以進又獻貞符詩三篇授翰林待詔與修永樂大典
又曰章世純字大力臨川人博聞强記舉天啟元年鄉試崇禎中累官柳州知府年已七十矣
又曰何良俊以歲貢入國學授南京翰林孔目慨然嘆曰吾有清森閣在海上藏書四萬卷名畫百籤古法帖彝鼎數十種棄

此不居而僕僕牛馬走乎蓋移疾歸海上復居金陵數年更買宅居吳閶年七十始返故里

帝王世紀曰伊摯年七十而不遇湯聞其賢設朝禮而見之

通鑑曰帝遣李崇討破六韓拔陵崇曰臣年七十加之疲病不堪軍旅願更擇賢材帝不許是歲魏孝明帝正光五年梁武帝普通五年

又曰以包拯爲御史中丞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文獻通考曰禮部侍郎杜德祥奏揀到新及第進士劉象年七十詔可太子校書

莊子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

又曰齊威公讀書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問之曰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也夫臣斲輪不徐不疾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不能受之於臣行年七十而老斲輪

抱朴子曰柠木實之赤者餌之一年老者還少令人徹食見鬼昔道士梁須年七十乃服之轉更少年

新序曰楚邱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見孟嘗君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之楚邱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虎豹乎吾已死矣何暇老矣將使我出正言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也何

老之有

說苑曰太公望年七十而相周

又曰魯恭士機汜年七十其恭益甚魯君問曰子年長矣不可釋恭乎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行年七十常恐斧鑕之加于汜者何釋恭焉

又曰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晚師曠對曰暮不炳燭耶臣聞少而學者如日出之陽壯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炳燭之明炳燭燭明孰與昧行公曰善哉善哉

又曰成回學于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于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嘗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神仙傳曰有王公於劉京處得九子丸時王公已七十歲服之
御八十妾生二十兒騎馬獵行日二百里飲酒一斛不醉得壽
二百歲
列仙傳曰商邱子胥好牧豕吹竽年七十不娶婦而不老邑人
多奇之
高士傳曰老萊子年七十作嬰兒戲著五色斑爛衣取水上堂
跌仆卧地爲小兒啼欲母喜
顏氏家訓曰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
又曰庾肩吾常服槐實年七十餘目看細字鬚髮猶黑鄴中朝
士有單服杏仁枸杞黄精朮車前得益者甚多不能一一說耳
太平御覽引桓子新論曰揚子雲好天文問之於洛下閎以渾
天之說閎曰我少能作其事但隨尺寸法度殊不曉達其意後

稍稍益愈到今七十乃甫遇知巳又老且死矣今我兒子愛學作之亦當復年如我乃曉知巳又且復死焉其言可悲可笑也

案北堂書鈔載此小異

又廣記曰有耿譚者年七十素諳土事

春渚紀聞曰章申公父銀青公俞年七十集賓親為慶會有餉柑者味甘而實極瑰大旣食之即令收核種之後圃坐人竊笑蓋七八也後公食柑十年而終

宣室志曰唐貞觀中張寶藏為金吾長史嘗因下直歸櫟陽路逢少年畋獵割鮮野食倚樹長嘆曰張寶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有一僧指曰六十日内官登三品何足嘆也言訖不見後授鴻臚卿時正六十日矣

獨異志曰鍾繇年七十而納正室

潘岳關中記曰辛孟年七十與麋鹿同羣遊世謂之鹿仙

却掃編曰杜岐公既致仕還家年已七十始學草書即工

避暑錄話曰嘉祐末有黠卒亦百餘歲不知其姓名時人以郝老呼之善醫常語人年七十而見素問每撫髀太息曰使吾蚤得此書與醫俱吾不死矣惜其見之晚而已傷哉不可復也

又曰程光祿年已七十荆公戲之曰公尚欲仕乎曰猶可更作一郡荆公大笑知其無隱情也

澠水燕談錄曰王獵酸棗人困於場屋久之推恩五舉得同出身登仕又二十餘年年且七十始爲尚書

游宦紀聞曰晉天福七年壬寅是年楊凝式有奠定智大師詩二首時年七十

吹劍錄曰龜山南劍人以春秋補入太學登進士第累任監常

州市易年七十以宰相薦除祕書郎

事文類聚曰宋元豐洛陽耆英會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壽景元年七十詩曰洛城今昔衣冠盛韓國園林景物全功在三朝尊二相數踰九老萃羣賢當時鄉社爲高會此日居畱許欵延多幸不才陪履舄更慚七十是新年

又曰宋元豐洛陽耆英會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昌言年七十詩曰槐庭二老樂堯仁盛集高年洛水濱華衮俱瞻雖禮絶白頭序齒却情親清閒几席同禪院山野巾裘似隱淪尊酒椒香纔過節池塘草色已催春白公酣暢吟哦內衛武康强笑語頻豈獨丹青傳不朽潛欣風俗欲還淳芝田鶴戲調形健蓮葉龜游納息勻商皤寂寥拘小隱漢疏局促止家人莫因氣貌疑丹竈自有光陰寄大椿復得兼謨爲重客司馬光未七十恐遺元爽

在編民神仙可學方今信道術相忘久益真滿座交歡祝眉壽
羣生五福託鴻鈞

齊東野語曰吳中則元豐有十老之集龍圖直學張詵年七十

又曰宋至道九老則集於京師故相李昉年七十

吳中舊事曰糜師旦字周卿吳人紹興戊辰登科紹熙庚戌為江東轉運主管官蜀相士楊生謂于相法當有肉峰生頂上愈壯則愈顯後果有肉隆然癸丑歲為嘉禾守楊復訪之則峯益高糜嘗歷御史主簿祕書郎春秋幾七十年矣然纔至左司郎中

蔡伯喈陳太邱碑文曰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邱山懸車告老

徐陵讓左僕射初表曰臣聞七十之歲揚雄擬經注揚雄以經莫大於易故

韓愈送楊少尹序曰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歸於其鄉

放翁集曰甲寅元日予七十矣

李夢陽空同集曰韓玉嘉靖二年七十歲矣尚作蠅頭楷字片紙未見一苟畫也

明詩傳曰林春澤子應亮以戶部侍郎侍養亦年七十矣

陳思王靈芝篇曰伯瑜年七十采衣以娛親

白樂天詩曰舊語相傳聊自慰世間七十老人稀

又曰皤然七十翁亦足稱壽考

又曰昨日復今辰悠悠七十春

又曰白鬚如雪五朝臣又入新正第七旬

陸龜蒙白菊詩曰登高可羨少年場白菊堆邊鬢似霜益算更希沾上藥今朝第七十重陽

方回詩曰今年七十老髩禿無可鑷

放翁詩曰撫事有三歎新年遂七十

又曰老翁七十如童兒置書不觀事遊嬉

又曰七十殘年百念枯桑榆元不補東隅

又曰七十衰翁卧故山鏡中無復舊朱顏

又曰七十今年是連朝樂未休

又曰行年七十尚攜鉏貧悴還如白紵初

又曰七十之年何啻足戲憑藥物小遲留

又曰行年七十初心在

又曰七十老翁身退耕可憐未減舊風情

又曰落魄江湖七十翁欲持一笑與誰同蕭蕭雪鬢難藏老寂
寂蓬門可諱窮
又曰老翁七十亦何求尚賴山行散百憂
又曰殘年垂七十野處猶裋褐
又曰陸君拙自謀七十猶糲食著書雖如山身不一錢直
又曰行年垂七十霜雪紛滿幘
又曰七十未捐書正恐死乃息
又曰自驚七十猶强健采藥歸來見暮鴉
又曰吾儕七十固已壽更到期頤亦何有
又曰放翁七十飲千鍾耳目未廢頭未童
又曰晨起梳頭拂面絲行年七十豈前期此生猶著幾兩屐長
日惟消一局棋空釜生魚忍貧慣閒門羅雀與秋宜區區名義

眞當勉正是先師戒得時
又曰白髮蒼顏七十翁
又曰老翁七十尚童心
又曰行年七十方知悔萬事無涯生有涯
又曰老翁垂七十不必歎頭顱
又曰放翁七十病欲死相逢尚能刮眼看
又曰七十壽翁短髮鬢斑藥瓢藤杖伴清閒
王禹偁寄豐陽喻長官詩曰七十年華鬚未霜道情偏稱宰豐陽
邵康節甕牖吟曰七十康强不爲不壽
元好問集趙元德御史兄七十之壽詩曰松聲鶴骨詩千狀玉潤冰清德有鄰

金吉父壽魯齋先生七十詩曰自古在昔聖賢有作七十之齒德烈方恪

羅允升慶族叔用冉甫壽七十詩曰細數春秋經七十直從髫齓閲昇平

又壽節菴叔父七十詩曰憑誰喚取丹青手爲續西岡五老圖

又壽楊潛菴七十詩曰七旬自是人間少五福惟應好德兼

辛幼安最高樓壽洪内翰七十詞曰金閨老眉壽正如川七十且華筵樂天詩句香山裏杜陵酒債曲江邊問何如歌窈窕舞嬋娟　更十歲太公方出將又十歲武公方入相留盛事看明年直須腰下添金印莫教頭上欠貂蟬向人間常富貴地行仙

虞集鳴鶴餘音曰六十歸來今過七十感謝聖恩嘉惠早眠晏起渇飲飢餐自已了無星事數卷殘書半枚破硯聊表秀才而

已道先生快寫能吟眞是去之遠矣　没箅思扶過青藜䩦雙芒屨走去渡頭觀水逝者滔滔來之袞袞不覺日斜風細有一漁翁蓦然相唤你在看他甚底便扶擕穿起鮮魚博得樽同醉

人壽金鑑卷第十八

